

圖俠劍正雅



雍正劍俠圖

(卷二十五)

話說老道在外面往裏看，但見屋中的陳設，關綽無比。當中後房山掛着挑山，兩邊配着名人的對聯，迎面上當中的几案上擺着一只如意，上面罩着玻璃罩，被燈光照耀得那如意光華燦爛。不問可知這個如意當然是碧翠之玉，不是真的。還則罷了，倘若是真的，就是那一件東西，就能够值萬而八千兩。兩旁邊擺着有對相架子，上首一個大擲瓶，下首是一面方鏡，在後山有個爬頭的古銅釘，釘上掛着一口寶劍。老道一看，不由得二目離神，看了這口寶劍，長够四尺有餘，白沙魚皮鞘赤金什件。黃澄澄的劍把，垂着籃的燈籠穗。老道古玄真，看着這口寶劍，心裡納悶，要說這口寶劍是鎮宅的鋼錄，可也見不到，平常的劍焉有這份裝飾。這口寶劍雖然我未能拿在手中觀看，也准知道他是一口殺人的寶器，就衝這口寶刃，刃主絕非尋常之人。不問可知一定是島內的軍師大帥，或者是站殿將軍。這算是古玄真的幸運，大家要求我進燕翅孔探萬龍藏峯島，出其不意來到這裡，把島內有名的人結果性命，人頭帶回隱逸山莊，也叫欽差大人各位英雄瞻仰瞻仰我古玄真，我也是一條英雄。論說起來我們出家人，也用不着搶廟門勝，受名利的細縛，我也叫他們看一看我的武功，要不然他們拿着這個陶源當作天神一般。

蔑視所有一千劍俠 以及各位英雄 想到這裡也是一陣高興 看了看屋中沒人 他打算進去先把寶劍摘下來 然後有什麼話再說 老道想到這裏 又重新看了看四外並無行人 撩起簾子 邁步進內 不但是明間屋沒有人 兩邊暗間裏面也聽不見動作 高高興興一直奔後房山要去摘那口寶劍 還未能走到 猛然間聽見外面有女子說話的聲音 叫道：「頭們趕緊給我打一盆臉水 回頭告訴廚房 把我的酒菜全都收拾出來 放在提盒裏面 我那時要吃好便當 說着話人家已然來到了屋門 回天道長一聽 吓的不得了 別看是個女子 他有功夫沒功夫還不說 自己出不去了 將然怔神之際 人家已然伸手打起簾子 古道長無法 只可緊走幾步 啓軟帘到了暗間 看了看無處存身 一哈腰隱在床榻下面 老道的能為固然是高 隱在床下 毫無關係 最可憐就是這隻鴿尚在他的懷中 由燕翅孔進來 空氣不來就不通 難道說他還在人的懷中通空氣嗎 你說也怪 大概這也是慣了 素日老頭子燕鴿各處探出路 他就在老頭子衣袖裏面 此時古道長藏在床下 他就老老實實的在老道的懷中 應該他一出小孔 就應當將百鴿子放出 叫他回莊報信 頭一節老道不知道這是進了島不是 各處小心留神探看 可就把他忘懷了 不表老道床下隱藏 單說這個屋中的女子 非是別人正是副帥陶源的妻子 可是繼室 娘家姓裴 要說家裡倒是有官宦人家 頭一樣是年青 再說也是飽暖 對於婦道上頗不安分 皆因陶源

公務在身 無暇够奔後面安寢 這個裴氏 他可就通了副帥府的旗牌 姓常單字

名恒 外號人稱尋香蝴蝶 原先他是個江洋大盜 官人拿他異常嚴緊 故爾投到

了萬龍藏峰 副帥陶源愛他伶牙俐齒 把他收留帳下爲旗牌 並且還爲個心腹 無論什

麼事全都不背他 就是後面上房 有什麼事全都打發他去 日久天長小子可就跟裴氏有染

二人對面飲酒 兩個人就算推盃換盞 盃淨盞乾 工夫不大 二人都有了醉意了 常恒還

才欠起身來 叫聲帥夫人 我可要跟你老告辭了 天已然三鼓過了 倘若帥爺找我 有什

麼事我可就不起 裴氏聞聽噙然一笑 一句話不說 站起來關好門戶 東西滿不收拾 這

才一同上床 床下這麼大的一位劍客 可應當怎麼樣 你說這兩個 既然他們登床 招

惱了成了名的劍客古玄真 暗想道我是個出家人身爲劍客 隱避回天觀多年 對於武戒我

遵守得嚴密 向來沒妄殺過一個人 今天這 雙狗男女 是我親眼目睹 行其狎褻的行爲

我焉能將他放過 這才應了古聖賢所說 誅惡人即是善念 我要是看着不管 怎麼能够

稱的了劍客 自己想到這裡 由床下一長腰縱到了外面 探臂膀撒劍喇啦一道光華 往前

一躍來到了床沿 不管男女各自賞了一劍 只聽撲撲兩聲 已然頭屍兩分 這也叫該着

一雙狗男女 正然摟抱在一處 遇見這麼這一位老劍客 亮劍結果兩個 可嘆二人雙雙

亡命 古道長把劍交與左手 點了點頭 心中思索 這才叫報應循環 今天我初到萬龍藏峰 把他們二人結果性命 真正是遭劫的在數 在數的難逃 他老人家一高興念了一聲無量佛 聲音特別的洪亮 仙長將然念完了佛 自己一想錯了 深夜之間在人家住宅殺死了奸夫淫婦 不應當講聲念佛 倘若被人聽見 豈不是不便 正然想到這裏然忽問聽外面有人喊 胆大惡道够奔我的內宅 任意胡行 還敢發威 還不出來受死 等待何時 老道心中暗想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 外面答言者非是別人 正是陶源 陶源由萬林莊遷移到萬龍藏峰 晝夜忙碌島內大事 並無閒暇够奔後宅安歇 這一次羣雄够奔隱逸山莊 陶源得着這個信 分派全山嘍兵 把住了七十二道螺絲灣 以及藏峯島口 諸事全都安置停妥 他這才打算够奔後面休息休息 這就叫不巧不成書 陶源將然走至在院中聽見屋中念佛 陶源一聽可不的了 我雖然在萬龍藏峯島輔保西安侯 英王富昌 雖然反叛的元帥 我的住所也作帥府 住宅裡面那裏來的老道 這分明是有別的原因 倘若事出意外 面臉上無光 故爾高聲喊過 仙長由屋中跳到了院中 留神一看在院子正當中站着一個人 此時寶劍離匣 手中擎劍二目圓翻 老道看了看他領下三絡髻 知道他是陶源 身旁帶着四名旗牌 一個個都是武揚威 不枉身為元帥 果然帶着一團威

風 仙長看罷 將然要擺劍動手 此時想起來 腰裏帶的那一只白鴿子 我還不將白鴿放出
去 豈不叫隱逸山莊 大家懸念 想到這裡 伸手把白鴿取出念了一聲無量佛 遂說道白
鴿 貧道入島 煩你報信 叫羣雄入島以作後援 老道裝模作樣 叨叨念念似乎手中還像
掐訣 一抖手把只子扔在了半懸空 你說也怪 按着普通的雀鳥 到了晚間看不見路 俗
就叫雀盲眼 這只白鴿生來的就是奇特 到半懸空 不但沒有看不見的意思 看那個樣
子飛騰歡歡喜喜 騰空而起 任意飛行 陶源手中擊劍 用目觀看 也是暗暗的讚美 正
然觀看之際 猛然間聽老道念了一聲無量佛 叫了一聲陶副帥 大概我不報我的名姓 你
看着我的五官像貌 大概也畧有耳聞 這一次我進山 本爲的是探島 誤走你的內宅 按
說我可不應嘗說 皆因是洗洛洗洛你的名譽 大丈夫難免妻不賢子不孝 帷簿不修 自古
王公卿相在所不免 貧道一時看着氣忿 擺劍將他二人殺死 如果你是條英雄 我有幾句
話要說 可並非是用蘇秦之口 張儀之舌 對你遊說 用言語相勸 分明是你的命運所致
陶源一聽自己妻子行爲不正 勾結姦夫 被老道碰上 擺劍殺死 要是別人早就忿怒難
當 擺劍過來動手 人家陶源可不能够 要不然叫蓋天第一 凡事都得再三思維 腳踏實
地 還有一說人家老道這麼大年歲 這大身分 到處皆聞 決不能由他的身上有了意外

人家既然要說幾句話我何不當面洗耳恭聽 倒要審查審查 想到這裡 叫了一聲古玄真 有話你只管當面談 並非是陶源眼空 你自己隻身一人入島 別看你身為刺客 就如同游魚入網 飛鳥入籠一般 仙長聽到這裏 微笑一笑 叫道陶洞天 像你身負文武兩科技藝 實有真學 既然人稱蓋天第一手 凡事當然你能够看的明白 你就不應當投入了萬龍藏 峯島保着西安侯英王富昌 這就叫有用之身 不用於應用之地 誤入歧途墮身外道 倘若有一日勢敗 玉石俱焚 豈不可惜 並非說你這個人 就說你文武的技藝 千辛萬苦的學到身上 一旦拋於不正道的地方 實在可惜 再者說紅塵之福 嬌妻美妾子女滿堂 納享人間天上的幸福 豈不比爲叛爲逆 受萬人的指罵強的多嗎 再者說你的妻室 有了外遇 分明是你自己不修夫婦之道 這還不應當覺悟嗎 果然爲好男兒大丈夫 就應當從此棄却紅塵 找清靜山谷 度晚年的清靜生活 倒是一件美事 倘若我說這片話 忠言逆耳不能夠聽受 將來你有三個字的結果 就是後悔遲 陶源聽人家回天道長古玄真當面說的這片話 就憑自己的身分 難道還聽不懂嗎 不但聽的懂並且還是贊美的不得了 本應當把脚一睬 離開萬龍藏峯 另尋安身地點 那才算我對 無奈人家西安侯 待我有知遇之恩 我何忍相離 要說老道替我捉姦殺死了奸夫淫婦 那就算是我的好友 就

讓我不離開萬龍藏峯 我也 當跟他交交 所差就是一樣 他這一出頭人人皆知 我要跟他發生了感情 豈不叫衆人恥笑 准得說我懼怕古玄真的武學 倒不如亮劍跟他動手 以論高低 如果他能够贏的了我再說 倘若他贏不了我 我自有相當的報答 可也就是了 陶源想到這裡 把手中寶劍一擺 叫了一聲古玄真 你所說這個話我全都知道 可就是這樣兒 你隻身探島 我是島內副帥 豈能相容 說到這裏一擺手說道 我看你往那廂走接招 隨着聲音寶劍往前刺 够奔古道長的咽喉 老道無法 只可以撒劍相迎 當場動手 要談到這兩個人的身分 古玄真那就算是劍客 他這個劍客比尙道明 問道源高一籌 要是比太極八卦燕士略微矮點兒 談到蓋天第一手 他乃是燕居士爺所傳 也是矮地練藝 晴廬居士的絕招 完全傾囊相授 跟古老劍客比上 只可比古玄真高 沒有不如的地方 故爾他們二人動上手 在先前不說 大概走了有十幾招 古玄真不由得就一怔 暗自念了一聲無量佛 哎呀 人人都說蓋天第一手 精通劍術 我還真沒往心裡去 我以爲他小小年紀 就讓他通武術 總共他才有四句多的年歲 可能高到怎樣 今日觀看人家所用的劍招 果然名不虛傳 我跟他走在一處 以劍術解決千萬不可欺敵 欺敵者必敗 自己想到這裡 可就不敢冒險進招了 手中寶劍 看關定式 門戶看好 要用以

逸待勞之法 蓋天第一手看見老道的劍術 未免也吓了一跳 暗說外面劍俠頗多 不用說都比老道高 好像古玄真這個樣兒 全都是萬龍藏峯的勁敵 打算輔保爺家 成其大事 憑我手中寶劍 將他結果性命 我心才安 故爾他的劍招加緊 一手挨着手 兩口寶劍上下翻飛 不亞如一座劍山相訪 兩道光芒繚繞 當場動手約有四十多招 四十多招就是七八十手 各不相讓分不出來高低 天已然不早了 堪堪四鼓已過 將交五更 倘若是天亮了贏不了古玄真 再被他脫逃 必然攪得島內不安 自己想到這裏 回頭吩咐一聲 叫四名旗牌各亮軍刃 一擁齊上 務必將古玄真拿住 剷除餘患 所有的旗牌 答應一聲 各亮軍刃 三個旗牌全都是每人手中一口單刀 那一個白淨面皮的手中擎着 對跨花雙籃 要說到這四名旗牌 差使倒是平常 技藝還是真不含糊 招數純熟 武術絕倫 各擺軍刃 不亞如歡龍活虎一般 幫助陶源 老道回天道長古玄真 手中擎着寶劍 要控他老人家的武術 可稱得首屈一指 不過今天動手天已不早 遇見這個陶洞天 武學精奇 何況又加上四個旗牌 大概又有四十多招 天堪堪就是五鼓已過 古道長無心戀戰 手中寶劍虛幌一招 轉身就走 將然一走 陶洞天一聲冷笑 叫了一聲古玄真 今天你身入萬龍藏峯 就如同鳥入籠中 想要脫逃 除非留下你項上的人頭 說到這裏雙手捧劍 身形往前一縱

猛雞奪粟 够奔老道後脊背扎來 老道覺着後面有風聲 趕緊把身一轉 寶劍往他的劍上 搭 就聽噹噹一聲 仙長的寶劍 往陶洞天的劍上 壓 陶源趁勢一撒手 繃起來一腿 踹仙長的胸膛 仙長有意撒身往後縱 焉想到四名旗牌 已然捧軍刃來到 仙長無法 只得撒手扔劍 被人家一脚踹倒塵埃 旗牌役在那裏就緝 陶源叫人找來綢子條 又緝了一回 准知道仙長會解骨天法 倘若被逃走到顯着不美 陶源看着將老道細綁齊畢 天光已然大亮 陶源吩咐得用的旗牌 秘密的吩咐把屋子裡頭的尸體 暫時叫他們預備兩口棺木 收殘起來 搭在後山掩埋 有人問的話口裡嚴着點兒 不叫他們信口胡說 這也是陶源臉面的關係 諸事辦畢 這才叫人把仙長的寶劍給插在劍匣裡面 親自押護老道古玄真够奔天王殿 此時這裡早就得着信 英王富昌西安侯皇十四子允禩 各位軍師譚天等大家靜候陶源前來 工夫不大 陶源押着老道來到殿上 走上前來向上行禮 英王擺手叫陶源旁邊落坐 英王這才叫了一聲陶副帥 帥府有人前來攪鬧 但不知這個人可會把他拿獲 陶洞天趕緊欠起身形 抱拳拱手 爺要問這個人就是回天觀的老道 回天道長古玄真攪鬧我的住所 託爺的福 已然把他當場拿獲 衆人聽到這裡 彼此都面面相觀 就憑

老道回天道長古玄真 身爲劍客隱避回天觀多年 人人皆聞 一旦之間 被獲遭擒這真是
天意 英王這才吩咐一聲來 把回天道長解開他足下的綁繩 推到天王殿 我要親自問
下面答應一聲 工夫不大 果然摻摻架架將老道推到了殿前 老道往那裏一站 大家全
都睜眼留神觀看 但見老道這份像貌 好不怕人 長條身材足有七尺多高 一部銀髯 兩
隻眼睛 亞賽兩盞燈 站在鬪龍案前立而不跪 英王用手點指 叫了一聲古玄真 你身爲
劍客 闖蕩江湖多年 孤手內也少你這麼一條英雄 如果你要知時達務 入得萬龍藏峰
輔佐孤家 將來我得了江山 我是另眼看待 倘若不聽我的言語 叫你死無葬身之地
古玄真聞聽哈哈一陣狂笑 叫了一聲富昌 你也用不着用言語相勸於我 再說我也不是
不明世故之人 要往真理上說 既然挽髮爲道 身在三清 拋棄了紅塵 納享清福 那就
是我們家人的美滿結果 於願足矣 皆因身負武學 到處皆聞 人稱劍客 既有劍客之
稱 當然就得盡義務天職 當今天子康熙聖主 乃是治世的明君 自從他老人家登極以來
風調雨順萬民樂業 你等這就算以無道伐有道 今天依我良言相勸 你自己投首 到年
莖堯的面前 叫他專摺入都 奏明聖上 爺家有好生之德 或者饒全了你的性命 倘若執

不悟 一旦大兵發到 打破了山寨 玉石俱焚 到那時悔之晚矣 英王聽着有氣 遂用
手亂指 大胆的古玄真 我恩待於你 看你这大年紀 白髮蒼蒼不忍殺戮 又誰知你在天
王殿前 信口胡說 眞正是可氣 來 又位站殿將軍 替我傳諭 把老道推到了後面斬首
號令 說到這裏 衆站殿將軍如狼似虎 往前一擁 摻摻架架把古玄真推下了天王殿 這
麼個工夫 旁邊閃過來蓋天第一手陶洞天 自己不由得心中思想 要按古玄真晝夜前來探
島 當場拿獲 就應當結果性命 號令人頭 不過從中有一樣兒 他在我的私宅 替
我捉姦 保全我的名譽 殺死了奸人 這就算是於我有恩 倘若親眼目睹他當場廢命
一豈不可惜 我婉轉週折 必須將他的性命救下 就憑古玄真這麼一個人 也不至於
爲島內多大患處 也不是我小看他 留着他也不緊 想到這裏這才走上前來 叫了一
聲爺 請你老貴手高抬 饒全古玄真 不才陶源有下情 英王聞聽這才吩咐一聲 暫時將
古玄真綁回 這才問道陶源 有何話你當面講 陶源這才叫了 聲爺 我想回天道長 寶
劍一口縱橫天下 這一次入了萬龍藏峯島 由那 方來的 受何人主使 應當慢慢的審訊
明白 以便剪草除根 不知爺你老人家的龍意如何 英王聽着陶源這個話說的有理 這才
吩咐一聲 把古玄真交給陶副帥審問明白 速報我知 陶源押着古道長 夠奔自己的住所
來到帥府門前 一句話也沒說 就把老道吊在旗杆上面 上面預備好了滑車 扯到旗杆

頂下面跟兩名得意的旗牌，拿着老道的寶劍在下面一守，那個意思打算困他個三天兩天的。然後再勸一勸，叫老道點頭答應，住在萬龍藏峯同心協力共保英王。那才叫兩全齊美的。由天光大亮把老道吊在高杆上面，到了吃喝之時，並不難為。天在掌燈時，在黃昏大後兩名旗牌由旗杆上面把老道放下來，給預備了晚飯。這個老道的能為也真比不了。身為劍客，隱避回天觀，那是够多大的身分，到如今倒剪着二臂，足下還纏着一道絨繩，坐在塵埃，旗牌喂吃喂喝，要是別人可就吃不下去。老道可不然，歡歡喜喜，面上並不帶半點愁容，也吃也喝，吃喝完畢，旗牌叫了一聲仙長，你老人家不枉人稱劍客，果然是有能耐能屈能伸的大英雄。我就看你老所作所為這分舉動，實在是佩服的不得了。我有意解了繩扣，寶劍交給你老，叫你老遠走高飛，你看怎麼樣。老道聽到這裏，念了一聲量佛，你可千萬別說這個話，這幸虧是四外無人，就是你我，按你老所說的話，本來是戲言。倘若被人聽見，消息傳到了天王殿，豈不叫你跟着受累，像我古玄真在外面闖蕩江湖數十年，性命二字早就拋於九霄雲外，大丈夫生於天地之間，生而何歡死而何懼，古賢有語，就是視死如歸。我看着你們二人在我的眼前，不容易伺候我吃喝，故此不肯說出激烈的言語，要不然按你等所說的話，這就叫用言語奚落於我，我就應當口吐不遜，辱罵爾等。旗牌聞聽連連擺手，叫道劍客爺，你老千萬不可錯會了意，我們二人實在有一片至誠之心。

愛喜你老人家是一位成名的劍客。放你老人家出離萬龍藏峰。這乃是出於至誠。並非用言語奚落。如果你老不信。馬上我們就給你老解編扣。說到這裡二名旗牌。走至在仙長的背後。把他老人家身上的絨繩。以及綢條完全解開。雙手捧劍遞給了回天道長古玄真。老道把絨繩紮好脅下懸劍。整理整理銀髻。他老人家就在那裏紋絲未動。暗含著念了一聲無量佛。心說真正是叫人莫明其妙。想到這裡點了點頭。這才說道二位。既然誠意。打算放我走。我打聽打聽你們是姓字名誰。要說我報答你們。這個話談不到。不過遇巧了機會。我另有一份心意。這二位閒聽。先留神向窗外看了看。然後這才說道仙長。你老可別看我們是旗牌。職分上當然就算很小啦。真要談到我們的老人家。以及我們的老師。在江湖上也是赫赫有名。我們家住雲南府。有一座八卦山。上面有九宮連環堡。從中是弟兄八位。我師伯太莊主李昆李太極。我們老師就是那七莊主韓殿遠。只因十老請八卦。八卦山上我師伯的八卦掌巧對太極圖。他老人家當場敗北。在玲瓏島戰船上比手。四莊主五莊主我們老師七莊主。被各位俠客結果性命。慘不忍睹。我姓韓名寶外號小粉蝶。這是我師弟吳璧。我們弟兄一時失神。當場被獲遭擒。童俠客押着我够奔北京交刑部。這裏面是這麼這麼一回事。書中代言。那一年童林押赴他等到了北京城。交到刑部衙門。聽候聖上發落。康熙

聖主乃是有道明君 御筆親批秋後斬決 二人在牢獄之中候斬 兩個孩子坐定了思想 要說我們弟兄跟童海川爲仇作對 三番兩次暗算人家 始終還是不如人家 人家還是鎮八方 紫面崑崙俠 我們身入牢獄 秋後傾生 我們這算是自作自受 連累了各位莊主 以至於大師伯當場敗北 將一世的英名付於東流 豈不全因爲我們弟兄身上所起 由這裡說老天不睜眼還則罷了 倘若蒙上蒼憐憫 一旦之間 能够身出縲絏 必須要一改前非 對於童海川特別還要親熱親熱人家 哥兒兩個雖然這麼想 這也不過是虛設幻思 何時能够撥雲見日 小哥兒兩個不過每日閒談 轉過年來到了六月的時候 天也熱了 他們身上全都穿的是棉褲棉袄 這倆個人也會出主意 棉褲的衣縫扯開 把裏面的棉花掏出來 打算要當夾衣服穿 棉花撒出來 閉着無事全都捻成了捻 往大鎖裏面擰 兩個人彼此掉換 擰了有半個多月 也算老天有眼 不負惡人向善之心 居然拿棉花捻真會把大鎖通開 解了鎖慢慢的撒上下手的傢伙 天到昏黑 點獄老爺前來點看囚犯 二人預先避在了獄門旁 容着牢門一開 奪門而出就算是脫逃 也搭着兩個孩兒的武學不錯 竄房越脊逃到了外面 這個時候刑部衙門就算是亂了 知會各處地面官 四外下卡 刑部裡面高挑燈籠 各處搜查 無奈一節 遍查無踪 只得懲罰獄吏辦理不善 一面行文各省捉拿越獄的大盜

韓寶吳璧 不表官人捉拿 單說二小逃到了城外 順大道前行 找了個大戶人家做了一號買賣 也就是百八十兩銀子的生意 衣服換好 够奔軍刃舖買軍刃 韓寶買了一對跨花籃 吳璧是一口厚背雁翎刀 兩個人用包袱將軍刃包好 依着吳璧仍然回歸八卦山 住在師伯那裡 韓寶擺手叫道兄弟 那可不對 咱們要是榮耀回歸 也叫師伯喜歡喜歡 現在不過是逃脫 再說所作所爲 連累老人家 尙有何顏前去 依我說暫時不用回歸八卦山 四川成都府有個英王 咱們要是投到劍山暫時找個棲身地點 單等大清國官兵前來勦山 在裏面作一番事業 大事成就然後再回歸八卦山 在老人家面前 也可以功過相抵 小兒倆個計議已畢 這才順着直隸大道 够奔山西 由山西奔陝西 這一天正然往前走 可就來到西安府萬林莊 看了這個莊子 密扎扎淨是樹木 韓寶一看用手指着 向吳璧說道 兄弟你看這個莊子 好像山東東昌府巢父林鎮東侯侯振遠的侯家莊相仿 這裏面住居爲首之人 一定也不是尋常之輩 要不然不能把莊子治不到這個樣子 哥兒兩個商議着 他們這才繞道往裡走 走够家時 這才來到了銀沙盆這道小橋 二人打算越橋過去 又誰知有人攔阻不讓進去 打算進去也成 你得說明找裡面陶家莊何家莊苗家莊的什麼人 通稟進去 裡面出來人接待 到了裏面 還得通知了三莊 發下腰

牌方能够隨便出入 韓寶二目圓翻 計上心來 遂跟人家打聽 比如說我們要是舉目無親 缺少路費走到這裏 要打算進莊子作個小本經營 謀份衣食大概不容易吧 那人聞聽一擱手 你們要是沒有投奔 也用不着到裏面作小本經營 裏面何家莊莊主可是何金鏢 苗家莊莊主苗得霖 裏面是什麼規矩咱們可不知道 要說此時正在招募工人開墾種地 要像你們二位這份五官 到了裏面也不過十天半月人也全都熟識了 就許保舉你們二位爲頭目 真要是當了頭目 那可就舒服多了 也不過是早早晚晚帶着上人 料理料理 只要莊主看着喜歡 還能够特別賞 韓寶一聽遂問道 既然如此 這位莊主姓什麼叫什麼 守橋人說道 要提起我們莊主來 闔這個西安府沒有不知道的 姓陶名源字洞天 外號人稱蓋天第一手 韓寶聞聽不由得吓了一跳 不錯在八卦山九宮連環堡 常聽他們八位莊主說外面有這麼一個人 名傳天下 聽說他暗助萬龍殿峰 保西安侯 可是個機會 真要混身到裏面 找個安插地點 將來就許藉此成名 想到這裏靈機一動 計上心來 遂說道老兄 我們弟兄來到這裡 實在舉目無親 未領教你老人家貴姓 我想四海之內皆兄弟 就求你老人家給我們介紹 情願到裏面作一份長工 只要能够混個衣食就足矣 那人聞聽樂嘻嘻說道 二位要問我姓王 未領教你們二位貴姓 二人也不隱瞞

遂說道我姓韓叫韓寶。那是我兄弟叫吳璧。又問明白了他們是那裡的人。這才把他們二人帶進了陶家莊。這位姓王的也是看他們二人够朋友。情願介紹並且担保。叫他二人到裏面作工。登記領牌。住在了陶家莊。次日跟隨衆人下地作活。書中暗表。要像陶源他在萬龍巖峯身為副帥。並非是招募工人。只爲作活。不過借此爲由。選拔英雄。以爲萬龍巖峯添實力。要說這兩個人。要談到下場作活。別看是少爺班子。在八卦山九宮連環堡。跟大莊主李太極。終朝每日就長在場地裏面。作活不作活倒是小事。所有一切的事全都不外行。歸了包堆不到半月工夫。居然就把韓寶吳璧選爲小頭目。每人帶二三十名工人。別人看着不注意。惟獨蓋天第一手。他的心思本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不過是借此甄別精明強幹的人材。好往島內送。他一眼就看見了韓寶吳璧了。遂問道這兩個姓什麼。二人趕緊走上前來。給莊主請安。遂說我叫韓寶。他是我弟吳璧。又問你們是那裏的人。氏兩個人並不隱瞞。遂說道住家任雲南昆明縣。陶源聽到這裏遂說道。你們二人工作完畢。够奔我的住所。有話跟你們談。二人只可點頭答應。下工到了陶宅門首。叫二人回進去。陶源把二人叫到裡面。屋中並無別人。二人請完了安。陶源叫他們坐。然後起手一指。你們二人看屋中並無別人。也用不着隱瞞。你們二人決不是前來作工。實話實說。則罷了。倘若不然。那時我對於你等有了意外。可別說本莊主不封。韓寶吳璧看了看他這種動作。

暗含着點了點頭 果然不愧人稱蓋天第一手 不過跟我二人見面數次 就能看出來我二人不是誠心前來作工 想到這裏 這個話就不能不說了 再說也沒有多大關係

我何不借水行船 倘若用言語哄的過蓋天第一手 將來露臉就打他一個人身上就行

想罷放心大胆 眼看陶源哈哈大笑 叫了一聲莊主果然不愧人稱蓋天第一手 我們

弟兄今天才算佩服 我二人家住雲南八卦山九宮連環堡 童海川跟我們八卦山有三次

一掌之仇 我們弟兄忿恨在心 於康熙五十四年四月十四夜入北京皇宮 盜取翡翠鴛鴦

鐲 在玲瓏島被獲遭擒 押至北京 交刑部大獄 我們弟兄越獄脫逃 今天來至在萬

林莊 蒙你老人家收錄 我等感恩不盡 以往實情已然說明 如果你老人家知會當地官人

將我們拿獲 解往北京結果性命 我們算是情屈命不屈 陶源聽到這裏哈哈大笑 遂說

道二位少爺 這個地方可不是我陶源自誇眼高 我看着你們弟兄一舉一動 決非尋常 我

實話對你們說吧 我在萬龍藏峰輔佐爺家 蒙爺家垂以青眼 加封我為副帥 你們

二人之事 全都在我的身上 由今日為始 我把你們送入萬龍藏峯 單聽爺家的

吩咐 如若你們有福有德 爺家必然另眼看待 當天果然將二人留在了莊中 次

一日送到島內 面見西安侯 親自加封為帥府的旗牌 作為陶源親信之人 左右不離

後來火焚萬林 他們弟兄隨着陶源入島 今天陶源秘派遣他們二人 在此照看老道古

玄真 兩個人知道古玄真是一位成了名的劍客，不忍叫他亡命。這才解繩扣將老道放開，將自己的來歷說明。回天道長這才知道他們是八卦山的弟子，隨着念了一聲無量佛，叫了一聲二位少莊主。你們弟兄二人是一番好意，解綁繩將我釋放。倘若陶源問，叫你們監視的人往那裏去了？你們應當以何言答對？韓寶聞聽，叫道：仙長，你老只管望安。回頭我把你老這繩索以及綢條，仍然拉到上面，等你老人家走遠，我等前去報告，就提醒你老人家不知道施展何等妙術，竟踪跡不見。他等聽見這個信，必然毛骨悚然，再要不信，我再用花言巧語遮蓋，實在掩飾不過。我們二人有我們二人的用意，仙長不必多慮。天已不早，你老就丟吧。還有一句要緊，如果你老人家無處棲身，就可以住在我們二人的旗牌營，極其幽密無比。夜晚你老再到各處探道路，我們弟兄也可以替你老人家探詢機會。仙長聽到這裡一擺手，真要是你們弟兄助我一臂之力，我也不用住在你們的旗牌營。天到黃昏到你們那裡吃吃飯倒可以。要說住處，白晝之間那個山孔我也能够隱身。韓寶吳璧聽到這裏，遂點頭說道：劍客你老就請吧。老劍客打了個稽首，哈腰矮身走下去了。行走之間，自己還不住的留神，恐怕登上消息埋伏。又怕人家山裏頭打更的看見，正在施展夜行術，往前行走。猛見前面密扎扎，一片樹林。老道那個心思打算扎到樹林之中，穿林而過，將然往前走。隱隱約約，彷彿樹林之中，隱着一個人，也搭着老道的眼睛好，漂落江湖多年的經驗。

看見裏面既然有人影，隨着撒劍撕髯觀看。這麼個工夫，就聽裏面有人樂，叫了一聲仙長。

你老可是那回天道長古玄真嗎？老道說道：不錯正是我。不知道是那位問我。樹林裡那

人這才走出來。老道留神觀看，恍恍惚惚就彷彿頂長着三頭，一部長鬚，黃焦焦的鬚子稍

勒着絨繩，背後揹着一口刀。老道：看不問可知，可見得他就是骷髏鳥秦鳳。這個長像

可稱得天下無雙。說問道：這位老英雄莫非家住河南？稱骷髏鳥秦鳳秦老俠客嗎？那

人聞聽一笑，不錯正是在下。此非並非談話之所。請仙長到林中有話細談。回天道長古玄

真也不猶疑，一哈腰隨同秦鳳，扎到樹林之中。來至在裏面，席地而坐，低聲悄語。秦鳳這

才叫了一聲仙長，大概我聽這個話，你老也不能拿我當外人。因為什麼這就是素日的行爲

可考。我聽說你老人家是前來探窟龍藏峯，被獲遭擒，押在天王殿，後又被吊高竿。我打

聽准了這個信息，打算將你老人家救出險地，不承想你老人家技術絕倫，已然自己出離了

險地，可不知道你老人家怎樣得其自由。老道看了看秦鳳說話這份態度，以及人家素日的

英名，決以不是歹人。出家人又不能說瞎話，遂談到了吳楚韓寶如何放下標杆，從頭至尾

一說。秦爺聽到這裡，點了點頭，看起來人在外面，俠作義，好心必有好報。老道又問了

問秦鳳：現在島內居何種職分？島內緊要之處，都是那裏？武學高強之輩，一共有多少位？

秦鳳一聽並不隱瞞，說仙長你老要問，這座藏峯島可稱得起險要無比，四面無路可通。

進鳥口非過七十二道螺絲灣不可。除此別無道路。要談到後山直上直下。高聳聳一望無際。這麼看起來山勢嚴密的很。不知道仙長從何處進山。仙長一擺手叫道：秦老俠客。這可並非是我談。皆因從中隱着一片事。說出來破壞了他老人家的機密。倒顯着不美。久而自明。秦鳳這個人也有身份。聽人家這樣說法。自己不敢往下多問。這才談到自己的職務。在萬龍藏峯。不過當一個巡山的寨主。島內樹木叢雜。道路繁多。並沒找出來正當的出進道路。能够進萬龍藏峯。要說那一位武術高強。一時之間我還真記不清楚。要說高來高去劍俠之流。不可勝數。從中最可注意的。就是三陽觀裡面隱着二位出家的道長。大概談起來古老劍客。也許有個耳聞。一位姓張叫張明志。一位叫趙明真。那真正稱得起天下南七北六十三省。第一的高人。無論怎樣高來高去。成名的劍俠。談到當場動手。也難鬥上三合。那乃是親眼目睹。回天道長一聽。三陽觀的這兩個老道。暗含着念了一聲無量佛。可不的了。不用提萬龍藏峯還有別人。就說這兩個老道。張明志趙明真。所有年欽差手下這一千劍俠。那個敢近身。手中一對得意的軍刃。名叫三環套月。真正是天下少有。正在思想之際。就聽秦鳳說道：仙長你老人家大名鼎鼎。天下皆聞。我隻身一人。總想夜探三陽觀。身臨其境。倒看看這二位道長有何能為。怎樣的舉動。總以為一個人是死的。兩個人是活的。我這個意思打算請你老人家幫忙。咱們前去探探三陽觀。就打着見了面。仙長跟

他二人彼此都是出家的道長，你老可以談一談，出家的密語，從中勸導，叫他們離開萬龍藏峯。他要是離開了藏峯島，英王大勢已去，再要捉拿西安侯，可就易如反掌。回天道長古玄真，聽秦鳳當面要求，打算要夜探三陽觀，不由得心裏害怕，心說別說是我這樣身分，就是我的業師，以及各位師伯老人家，身為大清國四大名劍，那一位敢輕視三陽觀裏這兩個老道。秦鳳當面說出又不好推托，倘若再三推托，豈不被他小看。思索了好半天，未能够答言。秦鳳看着這個意思，知道老道不肯輕身涉險，倘若不要求他，何人能够作我的左膀右臂，倒不如用言譏諷或者他一挂火，隨我前行也未可知。想到這裏，叫道：仙長，我要求你老夜探三陽觀，你老並不置答，莫非仙長懼怕張明志趙明真麼？如果你老人家胆小，也可以不去。秦鳳獨自一人冒險，不怕死在三陽觀，死而後已。仙長我也沒有別的要求。我在三陽觀死後，就求你老人家大發慈悲，將我的這個尸身取出，找地方掩埋。死後有知感德地下。仙長腳踏蕩江湖一世，年歲堪堪到百，聽完了這片言語，不由得修行眉倒豎，慈悲眼圓翻。秦鳳這分明是用言語相欺，真要是我不跟他去，從此必然要小看古玄真。我就是跟他前去，不是他也進不去嗎？像這種人，知識淺薄，剛愎自用，不顧黃河不死心。老道想到這裏，遂叫道：秦老俠客，你說夜探三陽觀，但不知那廟離此多遠？現在天有什麼時候，還是今天去，明天去？貧道情願隨你前行，福禍共之。秦鳳一聽，仙長願往，心裏高興的，了不

得 遂說道仙長 夜深三陽觀 就此動身 現在天時不晚 不過才二鼓多 隨我前行不算
遲晚 說到這裡二位站起身形 出離了樹林 秦爺在前老道在後 一面走着低言悄語說道
探三陽觀主意是我出的 當然是我身臨其境 你老在後面給我巡風 倘要被獲遭擒 那
叫命該如此 你老人家不救我我是決不含怨 因為什麼就打着你老救我 也未必能成 老
道聽到這裏點頭 兩個人脚下加勁 往前緊走 一直够奔三陽觀 走够多時 抬頭見前面
一片秘扎扎的樹林 來到樹林之中 秦鳳止住脚步 叫聲仙長越過樹林可就是三陽觀 別
管他是妖異 也別管他是實學 據說他在後面鶴軒打坐 山門前來了人 他就能够聽的見
你老也是出家的道長身分也不矮 跟你老打聽打聽 這場事是真是假 請你老人家說說
回天道長聽到這裏 未敢高聲連連擺手 叫道秦老俠客 要說張明志趙明真 這二人的
身分 或在武學之中實在有這麼一門功夫 不用說尋常人 就是成名的劍俠 練到這
個地步的也很少 這就算登峰造極 武學與道術相合 這種功夫的名目 總而言之就叫離
魂奪舍 普通人說這個功夫叫犬守夜雞司晨 不遇形容那分靈覺就是了 怎麼樣才叫離魂
身形跌坐丹田元氣叫足 猛然間睜眼觀看 比平常人遠看四倍 用耳也是遠聽四倍 定
神凝氣之法不可不知 要是出家人更不可不多學 要是張明志趙明真那麼高的身分 要說

有這種能為不算新奇 秦鳳聽人家回天道長這片話 不由得暗含着點頭 心說像我秦鳳年近九旬 闖蕩江湖一世 幾憑手中一口刀 不敢說是武學絕倫 大概也天下少有 今天聽人家這一說 趕情我的功夫差的太遠 兩個人又說了會子閒話 把衣服收拾收拾 這才穿林而走 走出林外 這才看見 前面的廟牆高聳聳一丈有餘 工程細緻全是磨磚對縫 到了這個時候 秦鳳可就不敢言語了 用手一指 叫老道給他巡風 可沒走廟前 還是秦鳳的小心之處 他一想裏面老道既然有離魂奪舍的功夫 我在前面將然 動作 他全都能夠聽的見 那我如何能够得逃 够奔後面鶴軒 不是他聽見我來了 我也看見他了 倘若該着清國有福 憑手中刀 殺死張明志趙明真 我秦鳳足能够成名天下 自己想到這裏 脚尖點地往上縱 單胳膊跨肘跨着大牆 探頭往裏面觀看 老道將身形隱在林邊觀看 秦鳳的動作 將見他胳膊肘搭在廟牆上 好聽有人 裡面念了一聲無量佛 聲音洪亮 接着說道 何人大胆 竟敢前來夜探三陽觀 書中代言 念佛這人正是張明志 老哥兒兩個在後面鶴軒雲床上面每人一個棕團 天已然二更過 小童兒全都叫他休息了 老哥兒兩個定了定神 猛然間聽得有人登牆 衣襟帶風颼的一聲 張明志睜開慈悲目 看了看帥弟 趙明真 傲然一笑 老哥兒兩個這才欠起身形 各擺拂塵來到院中 看在大牆上面有人用胳膊跨住牆頭 露着有人腦袋 細看分明是項長三頭 好不怕人 故爾他才念了一聲無量佛

何人胆大 夜晚前來偷探三陽觀 秦鳳見被人發覺 有心不下去 憑這兩個老道的身分也未必走的了 再說也叫人家古玄真小看 萬般無奈這才拋開越牆飄身腳站平地 回手撒刀 喘喘的的聲音 用手點着張明志趙明真 在下名喚秦鳳 大概你們弟兄也有個耳聞 項長三頭的主兒 天下沒有二位 身入俠義道 秦鳳跟二位老人家比可差的太多了 今天夜晚前來 並無歹意 不過有兩句話 要跟你們二位談 聽與不聽辦就在乎你們二位了 像你們二位比劍客身分還高着一成 所有一切的事 還有你們弟兄見不到的嗎 據我看大清天子康熙聖主却是有道明君 自從他登極以來 風調雨順 上合天理下順民情 那才叫萬民樂業 英王無道 仙長居住此處 豈不是助桀爲虐嗎 依我良言相勸 你們弟兄即速離開這是非之地 另尋安身地點 准能够成名天下 隱居山谷益壽延年 兩個老道聽秦鳳這片議論 不由得一笑 張明志擺拂塵 叫了一聲秦鳳 按你所說這話 我們還能够不懂嗎 可不是我們自高身分 比你總算高的多 你所說之話 不過僅是毛皮 未能深知底裡 這個事要是臨到你的身上 也是無法 既然你夤夜前來 就算攪鬧我的三陽觀 依我說你自己豎起二臂 我把你網到天王殿 聽爺的發落 如果敢大胆不遵 你就是大禍臨頭 秦鳳聽到這裏 不由得二目圓翻 用指點 叫道張明志 你這分明是大言欺人 就讓你武術高強 也用不着這樣發威小看於我 說到這裏擺刀向前 我看你往那裡逃 往

前一竄刀對頂梁 老道看着哈哈大笑 身形向旁邊一閃 用拂塵一壓他的刀背 往前一進步輕輕一掌 掌打胸膛 就聽彭的一聲 秦爺應聲而倒 趙明真過去按住四馬倒攢蹄 細了個結結實實 此時走過來三陽觀的小老道 兩個人來到近前 垂手侍立 單聽老道的吩咐 張明志用手一指 叫道童兒 將他的軍刀拾起 帶在他的身上 將他搭到後面花窖裏 不可難爲於他 童兒答應一聲 將刀拾起插在秦爺背後刀鞘裏面 搭起來就走 來到後面花窖 用鑰匙開開屋門 把秦鳳放在屋中 門兒倒帶 大鎖鎖好 回到鶴軒報告二位觀主去了 不表三陽觀 單說的是回天道長古玄真 他在樹林邊看的明明白白 秦鳳單胳膊肘跨住牆頭 裏面有人念佛 秦鳳飄身到了裡面 跟着就聽噹噹噹一聲響亮 不問可知 他是身形栽倒扔掉了軍刀 老道不敢遲延 扎進了樹林轉身就走 這個地 可不算古老劍客不對 頭一節自己的責任很大 奉燕鶴所託進島探聽一切 自己誤走陶帥府被獲遭擒 巧遇韓寶吳壁將我救走 這一次來探三陽觀 頭一節自己的武學 敵不了張明志趙明真 不過白白送命也救不了秦鳳 故爾他老人家急速扎入樹林 隱避山谷之中 暫且不表 單說的是陸廣元 自被童林一劍將他結果性命 陶源帶衆人將他的尸首送到島內 裏面有個軍師爺 要像小韓信陸廣元 在島內那算是首功之人 在先前創造各處全都是他一人經理 別看他算大軍師 他是軍師之中的首領 另有一座府 素日山規森嚴 他這軍師府平常

三尺男童不雁入內 門房裏頭一位老管家 年近花甲 忠心耿耿 還粗通武學 後面有一位做飯的師傅 年歲也五十多了 除此之外並無男子 一概全都是女僕 中年尅妻 膝下無子 只有一個姑娘 愛如掌珠 練了一身好功夫 陸廣元親自所傳 爹爹起的外號 叫九朵桃 陸爺還有一個外甥女 孤苦零仃 家裏任什麼人都沒有了 陸爺將他留任家中 姓鄧叫美玉 也是他舅舅給起的外號 叫作牡丹花 這兩個姑娘却是武學絕倫 鄧姑娘的功夫還畧微差點兒 陸姑娘的能爲差不多的男子都贏不了他 陸爺在世的時候 家庭之中全都是軍制 所有上下人等 全都有一定的限制 可見得他之爲人 善於策劃 而今陸爺的尸首搭到家中 收殮齊畢 就算人士爲安 家裡頭姐兒倆個 趕辦孝服 張眼也是淚合眼也是淚 悲哀的了不得 陸姑娘的心思 自己想雖然是個女子 未免命運太以不濟 幼年間尅去了母親 年事稍長父親見背 上無三兄下無四弟 嬌弱女子孤苦零仃 怎麼能夠活在天地之間 要是這麼看起來 還不如尋個短見 一命西歸跟父母相見在九泉之下 有意尋短見 鄧姑娘美玉再三阻攔 叫了一聲妹妹 要談到尋短見 我本不應當攔 事已至此 你就死不得了 我的舅舅再要膝前有兒 那怕他的年歲小 將來也可以長大成人 替父報仇 雖然說你我全都是女流 皆因他老人家沒有兒子 咱們就應當代盡其責 何況咱們身上全負着武學 咱們更不應當尋短見了 無論如何也得打聽童林落於何方 就是

明着動手贏不了，也應當暗着行刺於他。倘若你的老爹爹陰靈有感，給他老人家大仇已報，將來名譽傳揚出去，這也算女子之中的英雄。這個話再說回來，當初老頭子在世之時，已然給咱們二人將人家找妥，不過未曾放定，咱們要是這樣殉父一死，豈不一傾就是倆家嗎？也仗着鄧姑娘伶牙俐齒花言巧語，真正是能說。二姑娘聽着所說這片話，句句都入味，把尋死這一層也就完全打消了，只可慢慢打聽，你說也巧，回天驥長古玄真，帶領所有一千的俠客，拜會晴廬居士，被陶源陶副帥兵圍在螺絲灣。二位姑娘聽見這個信，喜歡的不得了，這真是老人家陰靈有感，可不知道從中有小兒童林沒有，如果真娶有他的話，那才算是神差鬼使，活該我報仇雪恨。姐兒兩個一商量，有的說羣雄奔隱逸山莊，真假難辨，倒不如打發人將三位軍師請到宅中，當初老人在世之時，他們號稱四大軍師，跟他等原是通家之好，穿房過屋的交情，論起來那全都是叔父，把他們請過來彼此商議商議，也可以拿一個相當的主意。想到這裏，這才打發丫頭，够奔門房知會總管，叫他速去請三位軍師爺前來。二位姑娘有大事相求，丫頭答應一聲便去了。這個話傳出去，別看是姑娘的言語，也是如同山令一般，家人不敢怠慢，急速到前面報告各位軍師。孔亮、宋錦蓮、宋金樑，三位軍師得着信，刻不容緩，跟着一同够奔陸宅。家人們把話回進去，工夫不大，二位姑娘親自相迎，把三位叔父迎到了後面廳房。姑娘挨着位見禮，見禮已畢，連鄧姑娘

也在旁邊側坐。丫頭把茶獻上來。要說這裡而能談的主兒，還得屬小陳平宋錦蓮。茶罷攔盞。遂問道：姑娘你把我們哥兒三個叫到此處有什麼事？陸家的姑娘未曾發言。二目落淚，叫了一聲三位叔父。請你們幾位老家人，也沒有別的事。不過想起我的爹爹死的可慘，被小兒童林一劍結果性命。到而今大仇未報。聽說是現在隱逸山莊，聘請燕鶴，難道說從中就沒有小兒童林嗎？如果是有的，求各位叔父帮忙。我親身前往將小兒童林結果性命，以報父仇。因為不知確否，故此請三位叔父請來。大家共同計議。三位軍師聽孩子當面要求，各個都是面面相覷。有心不肯訴孩子真情實話。真正是對不住哥哥陸廣元。想到這裡無法，這才叫了一聲姑娘。真要是到了隱逸山莊，回天道長古玄真帶來的人，我們已然調查明白。所來的不過就是南俠北俠。鎮東俠有個和尚叫雙鋼掌。從中可有這個童林童海川。他等大家確實住了隱逸山莊。你設要打算報仇，我可不是長人家威風滅自己的銳氣。我們弟兄三人，隨同你們姊妹兩個，老的少的爺兒五個，一同够奔隱逸山莊。當然明着不敢動手，只得暗含着行刺。那一個是平常人，南俠寶劍巨闕，北俠轆轤殺人不見血。鎮東俠小聽風成名遠震。那個和尚一條黑骨鞭，更是武學絕倫。就是小兒童林，也未必是他的敵手。就讓咱們爺兒五個前去，仗着老人家陰靈有感，再乘他人不備，就是殺死了童海川，一但之間咱們怎麼進得去隱逸山莊，進不去不也是白費嗎。

要說這三位跟陸廣元 雖是八拜的盟兄弟 主力可全都在陸廣元那裏呢 不過就是人家陸爺拉拔他們 談到文武兩科 這三位可就差的太遠了 陸廣元在世之時 主持全山大事 他們不過就是聽喝 到如今無論如何 他們也應當想法子帶姑娘前去報仇才對 他們三個人也並非是胆小 羣俠之中那一位的名姓 也高他等一頭 故爾才說出這麼一片話來 九

采菊陸素琴 別看是個女子 胸中韜略不減於丈夫 聽罷三位軍師所說這種話 知道他們是貪生怕死 不敢陪同自己前去行刺童林 我要是把話說明 叫他們走出我的住所 行刺與不行刺 由我自便 他們倒落得乾淨 越是你等害怕 我越苦苦要求 省得叫你等孤假虎威 仗着我父親的勢力 現在我父親亡命 爾等便如此貪生不義 不怕叫你等跟我前去行刺不成 傾生喪命 也不枉我爹爹恩待你等 想到這裏 這才叫了一聲三位叔父 要談到我夜晚之間前去行刺童林 成敗那可就在我父親的陰靈護佑 自己的命運如何 要說行刺不成 當然就應當殉父而亡 皆因我身為閨閣的女子 倘若事出意外 與陸氏門中名姓不香 如東有各位叔父 隨同前往 以證明我的根本來由 這三個人一聽姑娘用話相迫 這也無法只得說道 這倒可以 慢說跟着姑娘作個證明 就是亮軍刃相拚 我們哥兒三個也走不到誰的後頭 可就是有一樣兒 沒有相當的法子 由萬龍藏峯够奔隱逸山莊 真要是 要有路可通 我們弟兄萬死不辭 姑娘聽到這裏 微微冷笑 遂說道既然各位叔父這樣

說 當初我父親修造萬龍藏峰島 他老人家秘秘的在幽僻所在 修出暗道一條 他老人家
跟我說過 雖然未能身歷其境 按所說的方向 也能够找到 說在半山腰有個小鵝頭峯
峰上有一個鐵環 擊一大盤盤繩 這個繩子藏在洞中 意思就爲防備燕鶴 恐怕他一旦
之間 有了二意 倘若到了那時 從此秘道可以到隱逸山莊不利燕鶴 也叫他曉得我爹爹
的威風 三位一聽姑娘說出這片話 彼此都是面面相覷 各自點頭那也叫無法 只可聽憑
姑娘就是了 你說多怎動身 咱們就多怎動身 姑娘點頭說道 既然如此 請三位叔父暫
時回去收拾收拾 別等天黑到此會齊 咱們老少爺兒五個 一同起身够奔隱逸山莊 行刺
童林 三位軍師聽到這裏 也無話可談 只得點頭答應 站起身形告辭 不表三位軍師
單說姑娘陸素琴白晝無事 在着太陽把晚飯吃完了 打開包袱取出一口柳葉單刀 掛好了
鏢囊 絹帕罩頭 勒好了十字絆 背好了軍刀 收拾已畢 鄆家娘娘也照樣絹帕罩頭 換
好夜行衣 勒絨繩帶軍刀 掛好了鏢囊 兩個人收拾齊畢 果然今世諸葛孔亮 宋錦蓮
樂金梁 三個人來到陸宅 這兩位姑娘 看了看他們三個人 也全都把夜行衣換好 隨身
帶軍刀暗器 絹帕罩頭 個個收拾已畢 由陸宅動身 姑娘在頭前帶路 衆人後面跟隨
一直够奔前山 來到前山頭 順着羊腸小道 慢慢的往下走 走到半山腰 果然有一個小
鵝頭峯 山形美麗 找着那個山洞 洞口塞着許多亂石 姑娘站住身形 用手一指 三位

叔父你老看我父親跟我所說之話，揣度方向，大概就是此處。他老人家說有一根大繩，藏
在山洞之中，那就是進隱逸山莊密道。大概就是此處，也未可知。咱們看看便知。三位無
法，只可將亂石推開了小塊，移開大塊。最末後搬開兩三塊大的，一看裏面隱約約亞養懶
龍一般一盤大繩，把繩拉出來。全都看了看繩子，面有精朽的地方沒有，看罷並無損壞。
這才把繩子一抖，鬆到了山崖下。這才三個人低言悄語問姑娘：咱們順着這條繩子下去，就
可以到隱逸山莊嗎？姑娘點頭，遂叫了一聲大姐，要說順着繩子下去，到隱逸山莊，行刺
童林。大姐你老可別動，當着各位叔父，也不是外人。我說一說不叫你老動的原因。頭一
節你老的武學平常，真要是你老冒險下去，倘若有了意外，豈不可惜。你老在這裡守繩，
也是極要緊的一段事。倘若右巡山的嘍兵到此問你老，可以把話跟他說明，不然鳴鑼響號，
大驚小怪，衆人全都知道此處密路可以通隱逸山莊。如果有奸細照通飛鶴，那還了得。大姑
娘聽到這裡，連連點頭，叫妹妹你就萬安吧。既然你吩咐這裏，我決不冒險。二姑娘點頭，
這才又跟三位叔父說：你們那位陪我去行刺，那位巡風那一位在此幫助大姑娘美玉，看
守密道。彼此一計議，這才叫樂金梁幫助大姑娘，看守山中鵝鵝秘道。孔亮去巡風，
宋錦蓮幫姑娘一同行刺。衆人聽到這裡，各自點一點，各盡其責。頭一個就是小陳平，雙手携
住大繩，雙脚一繞繩子，勢若燕形，噌的一聲，雙繩而下。第二個就是一姑娘陸素琴，隨後

就是今世諸葛孔亮 三位順着大繩而下 到了下面 隱住身形細一看 隱逸山莊清雅可愛 莫怪燕鶴人稱居士 把一個村莊治理的如同仙境一般 在頭裏走的就是陸素琴 後面小陳平 末了孔亮 施展夜行術 十二個字的跑步功 竄高縱矮如履平地一般 走够多時 繞過房舍可就到老頭子的府門切近 姑娘用手一指 說孔叔父不必前往 可在外邊巡風 若裏面看出來動作 必然有一陳鏗聲 如果聽見鏗聲 再設法子探探我們的吉凶 孔亮點了點頭 姑娘這才帶着小陳平四外觀看 並無行人 這才來到門的切近 又聽了聽裏面也沒有動作 這才脚尖點地 旱地拔葱 身形往上一竄 單胳膊肘跨往牆頭 探頭往裡面看 一無人聲 無犬吠 好大胆子的九朵菊 雙腿一拋 縱到了裡面 把身形倚在牆根 哈着腰 恐怕被人看見 自己也知道裏面全都是成了名的劍俠 倘若有了半點風聲 被人知曉 似畫虎不成反類犬 自己瞥住氣各處搜尋 那裏的燈光亮往那裏去 竄房越脊尋來尋去到了西跨院 當中上房掛着細草簾 裏面燈燭輝煌 姑娘往前走 作出蛇脊龍骨雞行步 往前緊湊 不敢够奔屋門 一直撲奔窗下 在外面雙手按窗台 側耳竊聽 大概天還不到三鼓 不過就是二更將過 屋裡聲息皆無 二姑娘不由得一怔 暗含着心中思想 這麼亮的屋子怎麼能够沒有人 還不如我往裏面觀看 想到這裏 伸手由腰間拿出一根樹棕來 用口舐濕 把窗櫺紙通了一個小孔 樹棕帶好 眇目往裏觀看 但見裏面迎面有幾張

兀凳 上面坐的全都是成了名的劍客僧道背有 正當中是本宅的主人燕鶴 領下銀髯撒滿胸前 面如古月 在那裡盤膝打坐 上垂首是和尙雙鋼掌 下垂首南俠客司馬空 挨着和尙的是北俠秋佩雨 挨着老道的是鎮東俠侯振遠 末一座就是童海川 各位俠客全都到此休息 欽差老大人 可沒在這裡 給他老人家單預備暗間 早就安歇了 這幾位閉目養神老頭子燕鶴猛然間聽見有微微的聲音 似乎像衣襟之風 未免心中悶悶不悅 自己暗含着度平這是何人胆大 前來攪鬧我的隱逸山莊 這也並非是我燕鶴說句大話 真正成了名的劍客 高來高去的英雄 他無故也不肯出來攪鬧我的住所 真要說普通無能之輩 吓死他也不敢來 老頭子納悶 倘若有個風吹草動 豈不叫羣俠小看我枉爲居士 不但居士爺一個人聽見外面有動作 在位之人全都不是平常之人 位位都聽見外面有點兒聲息 各自不敢失神 仍然還是那個樣兒 盤膝打坐 眼觀鼻鼻觀口口問心 舌尖頂上額 息氣靜神老幾位都是一樣的心理 小子你要不進來還則罷了 只要進來奔騰誰留神 各位留神觀看工夫不大 簾子捲起隔扇推開 由外面進來一個人 原來是女賊 手中擎着明煌煌的軍個 不住的打量童海川 衆人這才明白 原來這個女子跟童林有仇 要不然別人不看單看童林 燕鶴一應人家到我這裏來 倘若有點差錯 豈不顯着我待客不恭 再者說倘有意外驚動了欽差那一個担得起 老頭子想到這裏 兩條腿往前一垂 腳踏實地一躍身 將然

要往前縱，就聽旁邊座上一聲哈哈大笑，說道：「何方狂賊，竟敢黃夜到此行刺！」九朵菊一看不好，趕緊轉身往外走。及至他將然出了屋門，就聽得的一聲「噹」，鋼刀墜地。各位到外面觀看，就見那人早已將他四馬倒攢蹄網了個結結實實。各位俠客面面相觀，就憑居士爺一怔神的工夫，就會走在這個人的後面，可見得其快如神。看了看非是別位，拿獲九朵菊的正是惠斌。可見得在金鳳山一古剎玉皇頂，羣俠會梅生，那一個假惠斌武術尚且那樣高強，不問可知。這個真的比他還強勝百倍。今日方顯他的真正能耐。將陸素琴當場拿獲，把他細綁齊畢。老頭子居士爺抖身上房，准知道就憑一個女子當然他也沒有這麼大膽子。絕對從中還有別人，倒不如一同拿獲剪草除根。方顯妥當，怎奈一樣兒，各處觀看不用說找人。連個影兒都看不見。衆人這才仍然够奔裡面，叫家人看守九朵菊。羣雄到了裡面，居士爺眼看羣雄，抱拳說道：「諸位，雖然說到這裏，欽差老大人也起來了。大家先在老大人面前避受驚，晴虛居士臉上帶着一份慚愧，暗想就憑我的隱逸山莊，胆大的女寇，竟敢夜晚前來，持刀行刺。羣俠見老頭子這般光景，一齊說道：「老人家不必着急，可將那女賊帶到面前，看他那個意思。手持鋼刀前來，當然是尋仇。問明白他受何人主使，然後自有對付之力。你老人家何必動真氣呢？」老頭子一聽無法，只得吩咐一聲，叫家人將刺客帶進，不得難爲他。家人答應一聲，工夫不大，只是倒剪二臂，足下綁繩解開，也用不着叫人家

慘慘架架 姑娘自己往裏走 到屋中站在羣雄的前面 老頭子燕鶴用手一指 叫道姑娘你
 不過是一個嬌弱的女子 竟敢背搦軍刃晚間够奔隱逸山莊 我真正是佩服你的胆量 別說
 是你就是成了名的英雄 那一個敢前來深入險地 你實話實說 究竟受何人主使 或是跟
 誰有仇 不妨當面說明 真要覺然我等可以在你的面前領罪 解繩扣將你一放 如果沒有
 真正的理由 無故尋仇 那你可別說我們不對 當然要將你結果性命 姑娘聽到這裡 面
 帶和悅之色 叫道燕居十爺 這個話不是這麼說 我跟你老人家遠日無冤 近日無仇 我
 要不說我的真名實姓 你老也不認得我 說出我的真名實姓 大概你也有個耳聞 我的天
 倫乃是萬龍藏峰島的軍師 四大軍師之中的首席 姓陸名叫陸廣元 別號人稱小韓信 我
 叫陸素琴 我父親給我取的美稱叫九朵菊 今天到此行刺 不爲別人就爲的是童林 他把
 我的天倫一劍結果性命 頭尸兩分死的可慘 我是女報父仇 分所當然 今天一時不慎
 被獲遭擒 有死而已 你等不必多問 姑娘說完這話 羣俠那一位都豎大指讚美 爲報父
 仇冒險到此 並未把羣俠放在心上 就是一個男兒 他又當怎樣 老頭子吩咐一聲 暫時
 把他押在後面花窖 家人答應一聲 連他的軍刃全都帶好 足下網好了綁繩 搭到了後面
 姑娘在花窖裏面四馬倒攢蹄 網了個結結實實 人家把門兒倒帶 摺上大鎖 屋裡連個
 燈燭都沒有 姑娘自己心裡難過 想起老爹爹頭尸兩分 死的可慘 難道說連點感應都沒

有嗎 自己想到這裡 一陣難過 不由得二目流淚 又一想 不問可知各位叔父看着我被獲遭擒 他等全都揚長走了 這才叫人在人情在 要是有我父親在世 他等敢嗎 可憐我是個女流 無法給爹爹報仇 可也算是枉然 姑娘正在心中難過之際 猛然間見兩扇隔扇推開 由外面進來一個人 細一看非是別位 正是小陳平宋錦蓮 自己心中喜悅的不得要說小陳平這個人 可算得是心細 姑娘一忖性 要求三位軍師給他父親報仇 樂金梁孔亮 宋錦蓮哥兒三個計議道 有心要說不跟姑娘來 叫萬龍藏峰全島之人 說我們弟兄貪生怕死 倒不如豁出性命 成全姑娘 不怕到那裏報仇不成 喪了性命那也算是命該如此 宋錦蓮這個人格外心細 姑娘縱身上房 他在旁邊看着 要說一個女子有這種能為也算難得 自己總離他二丈遠近 他看着姑娘一飄身下去了 他就準知道這一下去 有死無活 自己這才找了個隱身地點 單看姑娘的動作 如果要是死了 回到島中 再想法子報仇 倘若不死再設法子搭救 果然不出小陳平所料 姑娘到了下面 被獲遭擒 小陳平看明白 家人把姑娘搭到後面花窰 他這才隨着來到後面 四外觀看無人 這才將鎖門按好了 腰間取出絨繩來 把鎖頭勒開 取下鎖來 揭開了了吊 推隔扇邁步進去 一看姑姑被繩細着 狼狽不堪 小陳平湊到近前 解開姑娘的綁繩 姑娘站起來畧微的活動活動 然後勒好了絨繩 揸上了軍刃 不敢高聲低言悄語說道 叔父你老人家 因何知道

我被困在這裏 小陳平擺手說道 此時尚且談不到 有什麼話回去再說 姑娘點頭 爺兒兩個由花窖走出來 門兒拾掇好了 爺兒兩個施展夜行術 蹩蹩往前行走 正在行走的光景 前面來了今世諸葛孔亮 爺兒三個湊到一處 往前緊走 打算够奔鷲頭峯 順着大繩往上導 天光要是大亮 再走可就不便了 正在行走之間 面前來了一條黑影 這三個人將然要躲閃 已然來到了面前 但見這個人長的好看 黑扎扎的面皮 二目圓翻 來到近前 用手點指道 何人胆大 夜晚之間 竟敢前來暗探隱逸山莊 少太爺滾山熊燕金章在此 我看你往那裡逃 書中代言 燕金章每逢到二鼓過 圍着莊子繞個灣兒 尋常日子可沒有這個動作 就由羣雄到此 老頭子燕鶴吩附特別小心 故爾每天收拾俐落 未這麼一醒 這時天早 在後面收拾俐落 打算到他父親那裏說幾句話 就勢拿他的趁手的軍刃 鑕鐵雙槓 將然走在這裏 看見來了三條黑影 蹩高聲喊喝 擋住他們的路 少爺自報名姓 叫燕金章 衆人一聽可了不的了 不問可知他一定是燕鶴的少爺 雖然沒見過也聽見人說過 這小子有一手絕藝 能够滾山 故此得了這麼個美稱叫滾山熊 男女三人各亮軍刃 把少爺團團圍住 燕金章吃虧的地方 就是未拿軍刃 所使的就是縮小棉軟巧的功夫 父傳子受 自然有獨到之處 要不然早輸多時了 但是少爺的功夫雖然不錯 這可就說得是三拳難敵四手 好漢架不住人多 別看這三個人 今世諸葛孔亮 小陳平宋錦蓮

九朵菊陸素琴 要打算贏羣俠可贏不了 三個人合在一處 打算贏燕金章那是非常容易
在先前孩子還可以抵抗 到後來三個每人手中一口刀 竭力死拚 少爺堪堪不敵 猛然一
失神 被小陳平一腿踢倒埃塵 少爺跌倒高聲喊喝 說道 不想我滾山熊竟被小輩當場拿
獲 這也算是我命裡該着 小陳平宋錦蓮 看他這個樣兒喊嚷 趕上前去用刀够奔少爺面
門便劈 就在這麼個工夫 在旁邊陸素琴一攔 叫道二叔不可 咱們這一次够奔隱逸山莊
所爲的就是行刺童林 我被獲遭擒 燕鶴不忍殺戮 將我押到後面花窰 二叔趕到才將
我救出 他們既有好生之德 咱們何必趕盡殺絕 可別看陸素琴是個女流 說出話來實有
丈夫之氣 就在這麼個工夫 說時遲那時快 緊接着有人喊道 爾等休要逞強 來到這裏
任意胡行 少莊主不必驚慌 童林在此 童海川還是真橫 說到這裏肋下撒寶劍 光華燦
灼噲噲的聲音 寶劍亮出來往前一竄 陸素琴看見了童林 這才叫仇人相見分外眼紅
隨着捨了燕金章奔近前 够奔童林搜頭就砍 童林一看刀到了 身形往旁邊一閃 寶劍
由底下往上一撩 名目叫海底撈月 就聽噲的一聲 九朵菊刀折兩段 把姑娘吓的毛骨悚
然 抖身形跳出去 暗想道怨不得我的天倫和童林動手 被他一劍結果性命 頭尸兩分
今天一見果然武術高強 姑娘縱出去 此時燕金章已然爬起來了 小陳平 今世諸葛、兩
個人各擺軍刃且戰且走 敢情不止童林一個人出來 所有的羣俠 全都出來了 皆因衆人

在屋中談話 猛然間聽見有人大喊了一聲 海川的耳音好 跟着就出來順着聲音找到此處 後面羣俠也全都到了 海川手中擊劍不捨 在後面緊緊追赶 這三個人躲躲藏藏 逃到鵝頭峯 趕等他們到了鵝頭峯下 頭一個就是九朵菊 皆因他手中沒有軍刃 雙手攔住大繩 陳麻往上爬 跟着就是今世諸葛孔亮 小陳平軍刃全都背在後面 三個人蟬聯而上 海川一看將寶劍一插 伸手拾起來繩子頭他也往上爬 因為什麼他把繩子頭拿着呢 他恐怕後面各位老哥哥趕到 都順着繩子上 倘若老頭子們入了萬龍藏峯 不幸有個意外 我可對不住衆人 我自己身入險地 全都聽憑天命 這是海川的心思 故此他將繩頭抬起 上面人一看下邊有人追赶 也上來了 有心用刀將繩子割斷 可就得摔死 你說不割這就叫引狼入室 一時之間就算是無法抵抗 這也算是沾事則迷 他們三個人到了上面 海川也到了 腳踏實地伸手撒割 噹啷啷的聲音 不但是九朵菊 今世諸葛 小陳平 就連樂金梁 鄧美玉 都四散奔逃 海川擎着寶劍二目圓翻 不知道追誰爲合宜 正在猶豫之時 猛然後面吧的一聲 有人拍他的肩頭 童林趕緊一掉臉 就見一條白線 鑽入了樹林 海川心裏納悶 這個人怎麼剛用手拍我的肩頭 回頭的工夫已然進入了樹林 這分明是戲耍於我 慢說我手裡還有一口寶劍 就是赤手空拳 我也不能忍受 按說進了樹林 我可不應當追 今天可不然 我是非要冒險不可 把主意拿定 將然要轉身進入樹林 就見面前

站着一個老者 長的好樣兒 形若南極子 貌似老壽星 頭裡有點閃閃 一臉的皺紋 兩道殘眉 壽毫多長 堪可遮目 黃眼珠子 亞賽兩盞燈 酒槽鼻子 紅鼻子頭兒 大耳垂肩 厚咀唇四字大口 領下一部銀髯 黃焦焦的鬍子梢 白剪子股的小辮 身上穿米色綢子大褂 腰繫絨緜 腳底下大紅緞子福字履 高腰白襪 站在那裏 威風凜凜 殺氣騰騰 不怒自威 海川看着 將然怔神之際 就見老頭子 傲然一笑 叫道 海川 休要多疑 別看我身居萬龍藏峰 特為前來 助你成功 實劍帶起來 我並無相害之意 海川一看 這個老頭兒 儀表非俗 料着也不至於有歹意 隨把寶劍還匣 海川將然要答言談話 就見老頭子 回頭叫道 大哥 你老請過來吧 這也不是外人 這就是我平日 跟你老談的那位 家住京南 霸州 童家屯 鎮八方 紫面崑崙 俠童 俠客 話未說完 就聽有人 樂好 早就有意 瞻仰瞻仰 不想 今天在此相遇 這也是緣 在三生 童林往林中一看 果然走過來一個 銀髯老者 身量高大 六十多歲 穿着一件 灰綢子 大褂 腳底下 青緞子 福字履 高腰白襪 往臉上 觀看 青虛 鬚殘眉 朗目 鼻直口正 領下 銀髯 亞賽 銀針 童林看了 看不認得 遂問道 二位 老者 尊姓 大名 望求 賜教 矮個的 老者 傲然一笑 叫道 童俠客 你要問我家 住在 漳州 東關外 我姓 孫 單字 名 芝 字 茂昌 要問我是 這麼 這麼 一段事 童林聽了 一皺眉 暗想 看 孫爺 這份 光景 漂落 江湖 論身 分 够 劍客 談到 練藝 比我 童林 艱難 的多 書中 代言 這個 孫茂昌 住在 漳州 東關外

他父親開設一座孫家老店，房屋也很寬闊，院子也大，一共三道院，買賣也很興旺。老爺子跟當地的鄉紳計議，就在孫家店後院立了個武術場子，請了兩位武術教習，是雲南的親弟兄，一位大爺李龍，一爺叫李虎，哥兒兩個的外號，一個叫過天雉，一個叫鑽雲燕。在孫家店招募徒弟，大概總有五六十人，從中可就有少掌櫃的孫茂昌，老師傅觀看這五六十個人之中，沒有一個可教的，不是性氣不好，就是品行不端，要不然就是體格不好，要說徒弟之中，像樣能教的，還就是少掌櫃的孫芝，還有一個姓王名叫王蔭，這兩個孩子心性靈巧，不過王蔭有點兒高傲，孫芝較比他穩重一點兒。李氏弟兄一商量，倒不如把功夫教給這兩個孩子，也不枉我們到這裏來了會子，省得功不成名不就，連一個成材的也教不出來。未免也對不過人家掌櫃的，哥兒兩個商議好了，對於教功夫上，對這兩個孩子格外注意，還是那老套兒，該搜搜腿，該練練腰，腿腰有根之後，要給他們練幾段小拳。這兩個孩子也很好，大概練了三年有餘，場子裏面衆徒弟一看這個功夫不能練了，再者說練也是白練，功夫人家也不教，這兩個教師是勢力眼，傳功夫就傳店裡少掌櫃的，難道說他拿錢我們不拿錢嗎？練功夫的不是一處，大家彼此一商議，全都以為不上算，無形之中可就算把個場子散了。店裏練的主兒，只剩了孫芝、王蔭兩個人，二位老師一看這個場子不能教了，這麼些個人全都散了。知道的說是他們不體練，並非是我們弟兄不教，不知道的必然說

我們弟兄勢利眼 只教店裏少掌櫃的 其實這個教徒弟 也並非是爲的銀錢 徒弟多門戶
旺 一代傳一代 永久的紀念萬年不朽 這就是當老師的心 現在事情鬧成這樣臉上無光
於是把店裏掌櫃的請來 當面把話說明 辭館不教了 掌櫃的也無法 只可把二位老師
打發走了 多送些個盤川錢 孫家店場子一散 孫茂昌跟王蔭不斷的聚會 得暇之時盤桓
盤桓武術 王蔭這個人生來的驕傲 對於說話上總是看不起孫芝 說人家孫芝的武學不如
他 孫芝這個人生性厚道 言語和平 輒附和着說 哥哥雖然跟兄弟是一師之徒 究竟是
你老的武術比我高 好在一樣兒 哥哥有能爲跟我有能爲是一樣 你老要是露了臉 兄弟
不是也好看嗎 再者說兄弟我要是遇上事不行的時候 還得請哥哥你當頭呢 孫爺這個話
不過是恭維王蔭 王蔭反倒更驕傲起來 叫聲兄弟 別看咱們弟兄常在一處 始終也沒比
過手 今天我打算跟你試試比試 如果兄弟你要不行 我還接着教給你 孫芝聽着這個話
心裏就有點不願意 你我一師之徒 誰飛多高躡多遠 誰也知道誰 就讓你比我高 也
犯不着說教給我 按說今天可不應當跟你比 你既然把話說到這裡 不比豈不叫你看於
我 當場過招就是輸給你 我好立志另訪名師高友 學成了技藝再跟你賭鬥 自己想到這
裡 這才叫聲師哥 咱們都是孫家店練藝 你老說這個話就彷彿像小弟不是你老的敵手
到不如當面領教領教師哥你老有怎樣的絕藝 你老要能夠贏的了 我 從此我是甘心佩服

王蔭聽了這個話，遂說兄弟你不用說這個話。孫家店裡這些個師兄弟，那個不佩服我王蔭的武學。惟獨兄弟你見了我，就像哥哥我的能為不敵兄弟你。今天當場比試，也好叫兄弟你知道我的武術如何。說到這裏，兩個人一齊來到院中。上首王蔭，孫芝自居下首。挽了挽袖面，抱拳各自說了一聲請。就見王蔭並不謙讓，身形一縱，左手一幌，右手掌够奔孫茂昌面門打來。也不怨王蔭這小子狂，掌掛風聲打來。孫茂昌一看他的掌到，向右一上步，身形一轉，躲過了他的掌。用左胳膊一壓，身形前進，右手用了個撩陰掌，够奔王蔭襠中打來。王蔭一看掌到，撤步抽身往後一縱，縱出去約有四尺多，兩個人各施所能。王蔭一看可了不的了，早知如此就不應當跟他比。雖然不比我高，可是也不在我以下。王蔭想到這裏，將然一失神。孫茂昌搶步躍起來一腿，脚踹胸膛。王蔭翻身栽倒塵埃。孫茂昌往旁邊一縱，扎撒臂膀，哈哈一陣狂笑，叫道哥哥我说不叫你老比，你老偏比。這個地方可不是我小看你了，也並非是老師傳藝之時，有偏有向，皆因你老自己私下裏不下功夫，故此比上你老就算稍差點兒，要說招數咱們哥兒兩個差不多。武學不可一日不練，按說孫爺所說的話，這本是肺腑之話，並非是奚落人。弟兄二人同堂學藝，也過這個，誰知王蔭把話聽訛了。他以為是孫茂昌用話買他的場面，當着店裏這些個夥計，覺着臉上下不來。素日他這個人就是心高氣傲，一旦之間敗北栽倒塵埃，未免於心不甘。又聽了孫茂昌這幾句話。

雙手按地站起身形 哈哈一陣狂笑 叫聲兄弟 可別看今天哥哥輸給你 這不過是我一時大意 真要論到功夫上 我也未必准輸 別看今天哥哥跌了 兄弟你在家裏候着 哥哥把功夫練不好 贏不了你 我就不叫王蔭 說到這裏揚長就走 茂昌覺着不合適 口口聲聲叫着師哥 再三解釋 任憑怎麼說 他連頭都不回 走出了孫家店 自己回到家中 悶悶不樂 家中就是自己一個人 有十幾畝地 把心一橫 託人把地賣了 換了一百多兩銀子 圍在腰間 由家中動身各處雲遊 也不管是把勢場子 是練武術的 逢人就打聽那裏有練武的高人 打算找一位跟人家學藝 藝業練成 到孫家店找孫茂昌報復前仇 逢人就打聽見着人就問 打聽打聽南七北六十三省的武術屬那裏高 像他這樣問法 有知識的主兒 就不願意管理他 皆因直眉瞪眼 那位高你想那位那位就高 這天遇到快嘴的人 也搭着是熱心腸 聽他這一同 就跟他說了 要講究武學 這個人咱們可沒跟他見過面 人人都是這麼說 這人家住在浙江東關外 姓呂名景山號叫留良 別署晚村 呂大先生 此人武學第一 身為劍客南北皆聞 真要在人家那裏得來的功夫 那就得說打遍天下無敵 小子聽見這個信息 樂的他不得了 口中不言心中思索 我真要是見着這位呂晚村 跪倒給他磕頭 苦苦哀求 他老人家惻隱之心一動 我跟他老人家練出武學來 打算贏孫茂昌 那不就易如反掌嗎 自己把主意拿妥 順道够奔杭州 路上也沒有多少事 不過就是飢

餐喝飲 曉行夜住 非是一日 這一天來至在杭州 這才慢慢跟人打聽呂大先生的住所 有人說在東關外 准地點還真說不清 旁邊就有愛說話的主兒 叫道朋友 你不是打算訪留良呂大先生嗎 你真要是到家裡找去 還未必見的着 就在陌們這浙江東關外 有個小地名叫十里亭 那裡有個大酒館 字號是聚仙堂 本地文豪紳士 成了名的劍客 全都到他那裏去喝酒 也有下棋的也有談武的 也有吟詩對賦的 等等不一 這呂留良大先生每日必往聚仙堂 你要到那裡比到家裏我去還妥當呢 王蔭一聽喜歡的了不得 連連作揖相謝人家指教之德 這才高高興興奔十里亭 遠遠就看見高聳聳五間門面帶樓一家飯館 正當中門上橫着有匾 寫的是聚仙堂 兩旁邊配着兩個小立匾 上首寫食德 下首寫飲和 門前擺放奇花異草 幽雅非常 真不愧名叫聚仙堂 門前站着一個夥計 二十多歲 身上穿着半截藍布褂 新剃的頭 站在門前招待客人 出入的人差不多都是整整齊齊 皆因這個門口的局式差不多普通之人不敢進來 再說飯菜上也怕價碼太高 往來之人大概都是買賣經商文人墨客居多 王蔭直眉瞪眼往裏就走 他是拜訪呂留良的心急 夥計高聲嚷着樓上請 王蔭噙噙噙上了樓 到了樓上一看 雖然這時候尙早 樓上的酒座已然有了多半堂 這座樓的北座南 在北邊一拉遛五個門口 上面黏着紙條 寫的是一官二官三官四官五官 對面那就是櫃台 後面就是傢伙架 在櫃台上面放着四個酒罇 上面貼着紅紙條

寫着什麼白燒什麼乾酒 什麼陳紹 什麼玫瑰 不用說別的就是這四個酒罈子 都是大明官邸 那一個也值幾千兩 桌椅都是金漆八仙桌紅澄澄 漆黑的兀凳 照見人影 亞賽鏡子一般 看了看裡面人位 三人一桌五人一席 全都是精神百倍 身穿絲綿 王蔭未曾入席 先把夥計叫過來說道 夥計跟你打聽打聽 有一位老劍客 他老人家姓呂 名叫留良 時常在你們這裏吃酒 可不知道他老人家來了沒有 跑堂的聞聽樂嘻嘻說道 你老問呂老劍客 他老人家兩天沒來了 聽說他老人家被人約會下棋去了 這一下就得三五天 要是 要有要緊的事 你老就到他老人家裏打聽打聽 沒有什麼要緊的事 過個三天五天你老到這裡來准能過的上 要不然把你老名姓留下 等他老人家到了的時候我替你老說 可以約會個地點相見 要說人家跑堂的說話就算難得 惟獨茶樓酒館裏的夥計最難找不過 無論什麼話說出來 都是謙恭和氣 自己也可以多得個小賬 對於櫃上的買賣大有關係 王蔭聽這個話在三兩天之內 還到這裡喝酒 也用不着到他老人家府上去問了 遂說道既然如此 我給你留個話 如果他老人家走到我的頭裏 你就提我是漳州的人 名叫王蔭 拜訪他老人家也沒有多大要緊的事 我也可以常來 夥計聞聽點了點頭 遂問道你老喝酒不喝 王蔭一想如果不喝酒 跟人家說了半天話 也顯着無味 或者在此喝酒洽過老人家也未可知 遂說道你給我來一壺 自己找一張棹 夥計給他放了兩個冷碟 拿來一壺紹酒

王蔭自己坐在那裡自斟自飲，看了看屋裏四壁全都懸掛着名人字畫，所有的陳設全都幽雅異常。喝完了酒，又要了點兒吃的，吃喝完畢，算還飯賬，額外又賞了他三錢多銀子的小櫃。不過託咐他，呂爺到了，務必替他把話說到了。夥計連連答應。王蔭走出聚仙堂，各處遊逛遊逛。天晚找店住下，一切吃喝全都不必細表。次日，仍然到聚仙堂喝酒。一連就是三四天。到聚仙堂打聽呂爺，怎奈夥計說始終沒來。王爺還是真急了。過一天，是一天耗費。倘若日期一多，把腰裏這幾個錢用完了，應當如何？後來，這才跟夥計把話說明。打聽打聽，老人家的住宅，夥計把話說明。這才親自到老劍客家中打聽。見着呂宅家人一問，才知道老頭子出門六七日，尚未回家。問老人家到那裏去，家人也說不清楚。王爺聞聽着急萬分，白着急也是無法。得了工夫，仍然到聚仙堂打聽。這一天，自己非常的膩煩，也就將然日出。他來到了酒樓上面，夥計一看，遂說道：王大爺，你今天怎麼這麼早哇？說着話，把酒菜給他擺上。王蔭喝着酒，自己嘆息，訪一個人就這麼難，真要是見着面，還不知道人家教不教。再要一說，這個呂留良還不准有沒的實學。這麼看起來，文武兩科，訪一位名師太已的艱難了。想到這裏，心中悶悶不樂，也無心喝酒。一手托腮，幫就彷彿要睡，不知不覺，還真着了。正然要睡之間，夥計湊到近前，叫王大爺，王大爺，連着叫了好幾聲。王蔭驚醒，問夥計有事嗎？大概我是睡着了。跑堂的一笑道：你老沒睡着好，足有半個多時辰了。今天盼明天。

想早早的來到聚仙堂 你不是要見晚村呂留良嗎 怎麼他老人家來了 你老還在這裏睡呢
王蔭聽了呂留良三個字 別的並沒有說 趕緊問夥計 老劍客在那裡 跑堂的說你老別
忙 打算見他老人家 這不是西南角那張桌 他老人家可沒喝酒 還在那裡下棋呢 說到
這裏用手一指 王蔭順着夥計手一看 在西南角上坐着一位老者 身上穿灰綿綢的大褂
腰繫藍絨繩 腳底下寸底青緞子福字履 高腰白襪 往臉上觀看 紅撲撲面賽古月 兩道
殘眉一部銀髯 鼻如玉柱通紅的咀唇 白剪子股的小辮 在那裏凝神看着棋局 對面是一
個出家的和尚 身上穿黃色僧服 大領闊袖 臉上紅撲撲 前邊已然解頂 露着白素素的
白鬢角 搭撒着眼皮看不見眼神 王蔭看明白了 一語未發 站起身來往前邊 來到了呂
爺的身背後 雙膝點地 跪在樓板上 面 呂爺也搭着下棋 全付精神全都注在棋上了 還
是真沒顧到 功夫不大 酒座全都上齊 大家高談闊論 看着這般光景 也都是莫明其妙
從中也有認得呂爺的 老劍客不能這樣意狠心毒 無論這個人他招了多大禍 大庭廣衆
之中 不能叫他盡自跪在身背後 無論如何也得叫他先上去 就有心慈面軟之人 打算過
去見見呂爺 後來有高明人出主意 還是先叫跑堂的過去 先關照他老人家一聲 究竟是
什麼事也可以問問 如果這段事可以說 咱們大家再過去跟呂大先生接談 倘若旁人不能
說的事 咱們就免傷和氣 大家點頭 這才叫跑堂的過來 把這個意思跟夥計說明白了

叫他先關照老人家一聲。跑堂的聽到這裏也願意做着一份買賣。在屋裏跪着一個人。招惹的大家奪我看。實在沒有多大意思。這才點頭答應。來到呂大先生這張桌切近。看見這二位下棋。正然定氣凝神之際。夥計可也不敢驚動。單等他老人家放下一着之時。這才低言悄悄叫道老人家。這個人無論有多大錯處。你可以暫時饒恕。已然跪了有一個多時辰了。頭一節他也未必受的了。再說叫大家酒座。看着就彷彿你老人家。怎樣意狠心毒。望求你老人家高抬貴手。叫他起來吧。呂爺聽到這裏一怔。遂回頭觀看。果見在身後邊跪着一個人。直挺挺的。無論是誰也看着這個樣是作了大禍。在人面前請責的樣子。呂爺這個人。身分高於一切。向例作事都從理上走。任憑什麼事也不能叫人在大庭廣眾跪着。呂爺看着吓了一跳。遂說道你是何人。我跟你素不相識。因為什麼你跪在我的身旁。也搭着我注意在棋上。一時我也未能看見。無論有什麼事你也無須跪着。快快請起。有話請講。當面。王蔭連連擺手。叫道老人家。你老就是久居江南。大名鼎鼎。南北皆聞的老劍客呂留良嗎。晚村連連點頭不錯。我姓呂。我叫呂留良。要說南北皆知。我可不敢當。你姓什麼。跪在這裏。所求何事。只要我辦的到。我必然伸手維持。王蔭說老人家。你老要問。我姓王名蔭。自幼愛惜武術。可嘆福薄。未遇名師。今聞劍客爺大名鼎鼎。不遠千里而來。無論如何。求你老人家取錄我。呂爺聞聽這才明白。書中代言。頭一天王蔭到聚仙堂來。次日老劍客就到此處來。

喝酒 跑堂的把話跟老人家說明 有一個人姓王名叫王蔭 打算拜訪你老人家 跟你老學習武術 老劍客開聽吓了一跳 真要有入拜訪於我 跟我習武 這倒不算什麼 想當初我的胞妹呂晚娘 將武學絕招傳給於我 也曾跟我說過 只要有相當的弟子 傳授二三人 永留後世 與門戶上也顯着光榮 怎奈這個武學不能輕易傳人 倘若傳藝於匪 不但與我名姓有關 還可以因為技藝要旁人的命或要了他自己的命 這些年以來 我還是連一個人也沒收過 按說有人千里迢迢前來拜訪 我就應當收錄才對 怎奈素不相識 我不知道他的秉性如何 老人家想到這裏 這才告訴跑堂的 如果這個姓王的再來 你就提我沒到 大概他也不認得我 我要慢慢的調查調查他這個人怎麼個性氣 夥計也不敢多言 只得點頭答應 他老人家把家裡家人呂保也囑咐明白了 有人找我就提我出去幾天了 訪友下棋 不知去向 老頭子囑咐完了 仍然天天到聚仙堂來 夥計暗含着把王蔭指給這個老頭子了 劍客爺看了看 王蔭舉動不凡 自己心說也許我跟這個人有緣 活該把我的武術全都給他 我則不敢自誇其德 我身上的武術相傳於他 十成之中有了三成 就可以一驚天下 老頭子想到這裏 打算暗含着看他幾天 看看他的一舉一動如何 老人家看了幾天 倒是規規矩矩 只是愁眉不展 不問可知皆因訪查不着我的下落 帶着一份着急的模樣 老頭子這才告訴夥計 明天這個人再來 你就告訴他 我就是呂留良 安置好了 這才回家

次一日又來到這裏 來的時候够奔東關外有個普陀寺 裏面有一位大師傅 名叫性禪 把他老人家約了來 到聚仙堂飲酒下棋 這倒是小事 和尚有一種絕藝善於談相 呂爺這個人思想打算叫和尚暗地觀看 看看王蔭的五官像貌 他的心地如何 看起來人要收個徒弟可難極了 老人家到了樓上 向例的規矩喝酒倒是小事 只要是二人同來 先把棋盤拿來 夥計都伺候熟了 不用說話 趕緊將棋具拿來 呂大先生將棋盤鋪好 彼此搶了一回黑棋 弈棋的規矩 使黑棋的主兒先走 從中可就輸着半個棋 如果自己要是搶先走 那就是自己客氣 棋招不如人家高 叫人家先讓半着 要是彼此一對客氣 當然就要搶用黑棋 末後還是黑棋被大和尚搶到了手中 呂大先生這才帶笑說道 高僧未免太謙 我也不便客氣了 你這是打算叫我輸兩頭兒 和尚也客氣了兩句 大先生這才將棋子放好 和尚將然要開始下棋 呂爺說道等等我託咐你的事情 難道說忘了不成 和尚接着說道 怎好便忘 我打算一面下棋 再談不晚 既然大先生心急 何妨先談幾段 說到這裡將手裏的黑棋子放下 叫了一聲大先生 你老不是打算問我 王蔭這個人怎麼樣嗎 方才經你老人家指點之後 我已然看得詳細 按說這個談相 就應當加風鑑的江湖話 因為什麼呢 就皆因叫人家聽着好熱鬧 似乎也容易了解 既然是你老人家閱歷深遠 洞明世故 我也用不着說那些廢話 只是要緊的說幾句 你老就可以聽明白了 這個王蔭他既然好武 我就

得先說他的天分 准頭隆起顴骨高聳 俗稱叫作三山得配 這樣五官的人 不算女子 只要是長在男子的面上 攻讀能成名爲天下士 學武也可以成名天下 至於他練武的福氣 也很不淺 皆因他的兩耳輪廓豐富 只可惜當中有缺陷之處 不過不能一次成功 雖然骨格長在那裏 終久可以成名 再談到他人的良心道德 我也曾加以考量 目下平滿 陰鷲 不乏 可見得良心不壞 這幾句話說是他的好處 從中還有稍差的地方 雙眉先輕後重 未免有些個高傲的思想 所幸眉成鬥式 亦是英雄尙武的正道 並非是廣聚金銀誇富鄉里的那流人物 在古賢先聖有句話 叫作持其志勿暴其氣 王蔭的性情有幾分相近 其餘就說他人的嗜慾 我看他五官部位 完全純厚 除了專嗜武學之外 大概別無所喜 二目皂白分明 神光朗澈 足知道他不會取貨財 正視耿耿並無偷覷斜窺的舉動 可以知道決不貪花好色 如果大先生得此高足 可以說是門戶興盛 呂大先生洗耳敬聽 把和尙的話全都聽完 這才點了點頭 叫道高僧 據你所談這個王蔭 於武學門中倒是福德之像 並且還是良心潔白 所差者就是有自滿之性 這一樣兒就是傳藝的大禁忌 有自滿心必然喜誇已能 別的事無論自己怎麼誇耀 有身分的主兒他可以不理你 這個武學可不成 謙恭和氣尙且有人不忿 如果自高身分 就可以說是到處是禍 遇見能爲稍差的 他必然伸手將人家打傷 遇見高的主兒 自己的性命就許不保 我要不傳藝於他 禍患倒少 倘若傳藝

於他 反倒受藝之害 那豈不成愛而殺之了嗎 老和尚聽到這裏 哈哈大笑 叫道大先生 這個話不是這麼說 他是因傲而致辱 因辱而致力求學 幾經所磨 藝業也成了 自滿之念可也就沒有了 大先生問高僧 這個話可有證據沒有 老和尚答言 不但有證據 並且還可以考查 這人的忍性很大 那就是他成功之本 老人家打算當面試驗 接談之時 不妨設法相難 然後再觀查他的態度 其性如何不難立見 大生先聽這片言語 不住的連點頭 遂說道高僧此語甚是 回頭他要前來 我自方法試驗 說到這裡彼此一笑 老二位相對奕棋 以至於夥計叫醒了干蔭 他站起身形往這裡來 老頭子呂留良早就看見了 自己心裏打算他要跟我說話 我就作為耳聾不理 看他怎樣 老頭子可也沒想到 他一聲沒言語 跪在了自己的身後 老人家身為劍客 別說是下着一盤棋 說玄了跟幾個人動着手 後面來人都能知道 要不然那還稱得起什麼劍客 老人家看是看見了 雙眉鎖計上心來 莫若我假略沒看見 倒看看你的忍性如何 主意想妥 故意作出來 就像自己的棋受敵抓子作想 凝目注視局中的樣子 說話這個時候可不小了 足有一個多時辰 老頭子不由得心中佩服 倒不是佩服王蔭的意志堅決 佩服人家高僧相術如神 正然自己想不到相當的法子怎樣叫干蔭起來 這麼個工夫大家酒座 看着不忍 打發夥計先過來通知一聲 那個意思打算問問什麼事 老人家作出來那份態度 就如同沒看見一般 這才向髮

王蔭問話 及至說到自已不遠千里而來 要拜老劍客爲師之話 老頭子故做方才明白的樣子 還叫道王蔭 這並不算什麼大事 有話不必跪在那裏 叫衆人看着就彷彿我呂晚村這個人怎樣不通情理 實話告訴你吧 我身上所有的武學 也不過是平常的能爲 按說素不相識 我可不能收你 你既不遠千里而來 一片熱望來到這裏 真我要不收 未免顯着我不大近乎人情 你赶快起來 打算跟我練 你就是我的徒弟就是了 王蔭一聽真比得了加封萬戶侯還喜歡呢 趕緊說道老師在上 受弟子一拜 說到這裏向上磕頭 大拜了四拜 呂大先生也不客氣 遂說道好你就磕吧 禮罷站起身形 當時呂大先生給王蔭引見性禪和尚 重新見了禮 這才叫王蔭打橫一坐 棋具收下去 吩咐夥計擺酒 大衆酒席到了這個時候 這才明瞭 原來這個人打算拜呂老劍客爲師 一語不發跪在了身背後 認得老人家的可就說了 我說老劍客爺 爲人通情達理 決以不能辦那已甚之事 原來老人家沒看見這就是了 不表衆人 隨便談說 單說呂大先生老少二個人 酒足飯飽 老人家這裏有眼 也用不着當時會埋鈔 只是說了聲外賞小櫃多少就是了 夥計給老頭子寫上賬 這才一同走下了酒樓 老頭子叫王蔭到店中拿他的零碎東西 然後回家 好在王蔭也認得 答應一聲回店去了 呂大先生把這位性禪和尚一直送到普陀寺山門 這才分手告別 和尚回廟 老頭子回家 容着老人家到了自己家中 王蔭早就在門房等候了 一

聽師傅到了 趕緊迎接出來 垂手旁立 大先生叫道王蔭 你隨我到這裏來 老爺兒兩個 一直够奔後面書房 老頭子叫王蔭坐下 王蔭先前 肯坐 大先生說道 你我不過是師徒 在家裏就算是自己爺兒們 用不着這麼大的禮法 坐下好說話 王蔭無法只得在旁邊落坐 老頭子重新問了問 他家中都有什麼人 祖籍何處 王蔭就把自己獨自一人的話跟老人家細說了一遍 留良呂大先生又問 你既然愛好武術 難道說在你們漳州就沒有有名有姓的練武的嗎 何必非來到我這裡不可呢 王蔭這個地方可沒敢說實話 自己是賭了孫茂昌的一口氣來的 只說目已在漳州遍訪不遇 這才變產作路費 到外省來求名師 我所打聽的人不止是一位 人人都這麼說 老師你老乃是成了名的一位老劍客 武術二字天下第一 故此弟子一心一意非要投你老的門下不可 真要是你老人家不收錄於我 弟子我也不再活著了 大先生聞聽 笑 想起方才老和尚所說的話 這小子果然有一份志向 當天不說由次 日開始傳藝 在起初不過是叫王蔭演練他所學的功夫 老頭子看着還倒不錯 不過略加指點 然後又把自己本門戶的功夫教給他幾齣拳 十八般兵刃那一樣也練兩齣 老劍客向來教功夫 講究日新月異 一天一齣拳三天一齣刀的 凡是一齣功夫傳給他 務必叫他久練純熟 這一來不要緊 轉眼之間 王蔭在呂宅練藝就是十年 就在這十年之中 所練成的最得意的軍刃 可就是一口刀 這一天老頭子把王蔭叫到跟前 遂說道你這

個工夫雖不能說練成，可算告一段落。你如要打算深造，闡明精奧，儘自這麼慢練可不成。總得到外面闖練闖練，閱歷閱歷，外面武學的風味，再看看你自己的能為，或者比人家高，或是不如人家。到那時你也明白功夫的厲害了，也知道功夫的寶貴了。這個話究竟有什麼憑據呢？我給你說個比仿你就明白了。比如說一個學生在書房裏念書，他的老師也教他寫過文稿，也教他作過尺牘，叫他拿筆去作，作完了請老師閱閱卷，批判他的好壞，好了不過得些個好的考語，不好受些個頂批，甚至於開導一番，究竟這是演習與實用不同。到了開科取士進考場作文章，那就算是實用，好當然考中了，光宗耀祖衣錦身榮，不好可就是名落孫山，受辛苦耗盤費掃興而歸。這個實用與演習應當差多少？練武術也是這個樣兒。在我這裏師徒遞手，招發的不對也不過被我將你打倒，你也很不在意，並且還是很喜歡以為又多學了一手，比如說你到了外面，也別管是戳杆子教場子，也別管誰訪誰，論到當場動手，輸贏就關乎栽勑斗，所以輸給人家，或是贏了，都能够長許多閱歷，倘若闖蕩一番，結果到處都輸給人家，當然是這個功夫不成了，勢必再練不可。到了那個練的時候，一年就能練五年的功夫，要是緊着慢練，五年也就是練一年的功夫，所以我叫你到外面閱歷閱歷。王蔭聽老師所說的話，句句有理，決以不是設題不教打發我走的意思，這才趕緊說道：老師所說的話，弟子全都明白了，但不知到外面怎樣閱歷好呢？還是教場子還是找份

事作呢 大先生一笑叫道王蔭爲師早有打算 你要願意闖練的話 我倒有個主意 江西省城內有一家青龍鏢店 鏢主姓胡雙名英杰 外號人稱金槍將 那乃是我的多年好友 只須我寫一封信 把你薦到那裏 足可以謀一點兒事作 老頭子說到這裡 叫王蔭取過秦艾房四寶 提起筆舖好了信紙一揮而就 書信寫完封固 遞給王蔭另外備了三十兩銀子的路費 王蔭把自己的衣服打點出來 包好了一個小包袱 外帶一口單刀 路費帶在腰中 拜別了老師出離了呂宅 順着江西大道可就走下去 路途之上無事 無非是曉行夜住 不過王蔭這一次走在中途路上 比前十年够奔浙江去訪呂爺那個時候高興的多了 跟大先生練藝十年 不用人家說 自己也知道這個時候的能爲比從前高的多了 現在再要一提門戶 能爲大小還不說 總算是大名鼎鼎南北皆聞的老劍客的門人 難道說這不算少劍客行嗎 一旦之間到了江西青龍鏢店 作一份事 要是該着我成名 在鏢局子作事 辦上兩擋子轟轟烈烈的事 到那時何愁不成名天下 自己越想越高興 這一天可就來到了江西省城內 按圖書上的地址 來到青龍鏢局門首 跟門首的夥計說道 勞你駕到裏面言語一聲 我姓王名叫王蔭 有一位老劍客留良大先生打發我來的 求見你們鏢主金槍將胡英杰 有書信面投 鏢局子夥計都知道鏢主跟呂大先生非常好 又看了看王爺儀表非俗 這才說道你老在這裏稍候一候 我到裏面給你老回一聲 王爺點頭答應 夥計轉身往裡走 工夫不大

果然鏢主親自迎接，來至在丁衙門外，留神觀看。但見王蔭站在門前，器宇軒昂，夥計用手一指，你老看這就是我們鏢主。王蔭看了，看雙手抱拳，叫道：胡鏢主，在下姓王，單字名蔭，奉我業師之命，派我前來。這裏有書信一封，請你老觀看。說到這裏，中懷中取出來，雙手捧上。胡英杰接書在手，趕緊往裏面讓，讓到了後面大廳，分賓主落坐。夥計獻茶。胡英杰拆書觀看，不過是老劍客爺親筆所書的一封信，叫自己想法子安置安置王蔭。胡爺這才叫夥計把信拿到櫃房去，彼此吃茶閒談。王蔭這才抱拳說道：胡鏢主，書信裡面的意思大概你老已然看明白了。對於我的事，求你老分神多關照。金槍將胡爺聞聽一笑，遂說：王老師，用不着說客氣話，別說還有老劍客爺這封信，就是你老人家自己來到我的鏢局子，憑你老這個儀表，一身好武術，要說叫我維持甚大的事，我怎辦的到呢？在鏢店裏面幫助我當一個鏢師，那是我求之不得。彼此說了些個客氣話，够時候不過就是吃喝，安排清淨住所。由王爺來的那一天，眨眼之間，就是半月多。王蔭看了看人家胡鏢主，每天對於自己非常敬重，也別管忙不忙，必要陪着自己談會子。對於吃喝上更是特別的優厚。王爺一看這還像話嗎？我的老師給我寫封信，所爲的是叫我前來作事，保着鏢內去閱歷閱歷。終朝每日這樣恭維我，這就是沒按心，留我在這裏作事，要說胡爺這個人，可不能算是不對。他是另有一番思想，他一想王蔭是劍客的弟子，少劍客，他自己說的練藝十載，受劍

客的真傳 真要說我指着他押鏢到外面去 沿途行走的規利 他不懂得 倘若再出點事來 與我這青龍鏢局的名譽有關 再者說這個信要是傳到老劍客的耳內 我不敬重王蔭就是看不起呂留良 故爾對於王蔭不敢慢待 半月有零都是親自相陪 今天實在忍不住了 王蔭這才說道胡鏢主 我說句不客氣的話 櫃上要是用不着我 也求你老賜給我個信 我好回歸我業師的家中 如果你老要看的起我 櫃上有事就求你老派遣 在你老櫃上賺兩頓飯吃 那我才能够心安 要說你老終朝每日這樣恭維 我可不敢久留 只可跟鏢主告辭了 胡爺一聽這個話 也算無法 遂抱拳說道 王老師這個話你老可千萬別這麼說 由你老來到這裏 我始終沒敢派你老的事 頭一樣你老是劍客的弟子 來到我這裡日期不多 說不客氣的話 對於鏢行的規則你老也全都不明白 我這個心思打算叫你老在我這裏 過個一兩月 練達練達 王蔭聽胡英杰所說之話有理 只可又住了一個多月 這一天巧 櫃上來了一號買賣 鏢銀倒不算多 現銀兩萬整 由江西够奔福建下羅府漳州城 櫃上還真正沒有人 不應還是真不合適 可就想到王蔭這裡了 真要是叫他出去 押這兩萬鏢 憑我這個字號憑他師傅的名譽 當然就是高枕無憂 這才把王蔭請了來 當面一談這撥買賣 王蔭聽着連連點頭 叫道胡鏢主 別看對於鏢行的規則我不明白 真要是走在中途路上 有人動我的鏢 那可就另說了 所有一切的規則 請你老派兩位精明強幹的夥計跟隨就是

了 說到這裏 胡鏢主吩咐一聲將鏢馱子紮好 給老客預備好了轎車 派了一個抱頭的夥計 滄州人姓趙 那可以說是老鏢行 那裡有佔山的爲七的 那裡好走不好走 肚子裏面就是地理圖 有個外號叫趙大個兒 又叫地理圖 這一切是趙大個兒辦的 鏢銀查點清楚 上好了馱子 老客上了轎車 這才請鏢主陪着鏢師王爺門前上坐驢 趙大個子在前頭抱着鏢旗 喊着鏢馱子 威威武武 裏面就隱着祖師爺的聖號 達摩二字 你說這一路鏢走在路途之上 一點事全沒有 全都仗着這位趙大個子 有事的他全都不走 該捲旗的地方捲旗 當拜山的地方拜山 拜莊的拜莊 也搭着青龍鏢局子的鏢主 人都稱爲神槍鎮江西 王爺老師又是一位老劍客呂留良 所以平平安安 這一天正然行走 可就來到了漳州的東關外 天的時候就在馬擦眼 要依着王爺打算把鏢車趕到城裏 當然就要交鏢 無論天到什麼時候 還是交了才算完 趙大個子攔手說道 王鏢師這我可不是攔你老 皆因你老沒走過這行買賣 論到交鏢就得交兩個時辰 這還說的是人家櫃上收 天晚了人家就許不收 什麼銀子的成色 有個人齊不齊 這一撥登 就許鬧 夜 要是白天交鏢 能够省一半的功夫 再說走到這裏頭 這個店我們還很熟識 只要是有咱們櫃上的買賣來到這裏 全都是住的這個店 字號叫茂昌 住在他那裏吃喝全便宜 王爺一聽人家趙大個子所說的話很對 再者說人家是內行 我是外行 別看我是鏢師 所有一切之事 全都應當我

拿主意 怎奈人家情理說的對 我還是不能駁人家 想到這裏這才說道 既然如此 咱們
 的鏢車往店裡趕吧 說到這裡 這才叫大個子在頭裡招呼着 鏢馱子往裡走 店裡夥計一
 看說道 喝原來是青龍家的鏢 趕緊接進來 全都讓進西跨院打臉水張羅着叫所有的人擦
 臉喝茶 夥計人等全都非常喜歡 因為這都是多年的老主顧了 住完了店小費必然多給
 跑堂的也都是喜氣揚揚 鏢局子夥計都住在北廂房 老客住在南廂房 另有一個單間 鏢
 師王蔭仕在裡面 此時人家也全都吃喝完畢 一天勞累全都要歇歇 有怕熱的隨便到外面
 乘涼 趙大個子跟王爺站在屋門口隨便聊天 越說越高興 旁邊站着一個店裏的夥計 也
 在旁邊答訕着說閒話 說來說去可就說到武學這裏 他說他們掌櫃的怎麼練的好 自己單
 單收拾出來武書房 也不收徒弟 就是自己單練 每天二五更的功夫 寒暖不阻 一年三
 百六十天總是這個樣兒 王爺看着夥計說的高興 遂問道你們這個掌櫃的叫什麼名字 夥
 計這才說道 嚇 你老這是初次到這邊來 我也看着有點眼生 大概你老沒有來過 只要
 是常走這邊鏢的鏢師 不認得我們掌櫃的主兒少 他老人家姓孫單字名芝 號叫茂昌 就
 說開這座孫家老店 已然就是兩輩了 我們老掌櫃死的年頭不算甚多 也不過三四年 夥
 計無意之中 說了這麼幾句話 王蔭聽着微然一怔 暗想道我當是那一個 原來是茂昌
 在十年前我們同堂學藝 師之徒 我們哥兒兩個關口 才繼以武學比試 我被他一脚端倒

才賭氣變產到外面遍訪名師 也算是機緣湊巧 得遇恩師呂留良 今天我們這算冤家路窄 不期然而然住在他的店內 這才叫不是冤家不聚頭 這才問道夥計你貴姓 夥計聞聽一笑 趕緊說道 達官爺我還敢担個貴字 小子我姓崔 我的名字叫小三兒 王總這才說道 崔夥計你跑一躍 見着你們掌櫃的 就提我是青龍鏢的鏢師 姓王單字名蔭 我的原籍也是漳州人氏 就提我請他有話面談 崔三答應一聲 轉身够奔櫃房 正赶上孫翹坐在那裏喝茶 那個意思就要够奔後面練功去了 崔三樂嘻嘻說道 掌櫃你老到後面看看去吧 你老的鄉親到了 茂昌聽能問那個鄉親 三兒答言說道 此人姓王單字名蔭 他就是青龍鏢局的鏢師 押着二萬鏢銀住在咱們店內 請你老到後面談話 茂昌孫爺一聽王蔭一字也是不由得一怔 接着自己點頭暗想 在十年前我跟他同堂學藝 屢次三番要求跟我動手 後來被我 脚踹倒塵埃 到如今屈指計算 十年有餘 這次他保着鏢特意的住在我的店中 叫夥計請我到西跨院 不問可知來者不善 善者不來 你說要是不去就算我怕他 真要是去了 從中不用說必然有一場凶惡的比併 想到這裏無法 自己說不出來那個不去 站起身形叫三兒在頭前帶路 三兒在頭前帶路 來到西跨院的上房 掀起簾籠說道 王老師我們掌櫃的到了 王蔭聽邁步來到門外一看 孫茂昌跟十年前一比大不相同 雖然身材沒長多高 體格可雄偉起來 脖筋也是粗的 太陽也是足的 腰幫子也是鼓的 並且還

是二目光華炯炯，倒是像個練家子。看罷，叫道：孫茂昌，在十年前跟你當場比手，被你一脚踹倒塵埃。我跟你一別十年，我可不敢說投名師訪高友，練來絕藝，今天算是巧。正然店房相遇，我要報當年一脚之仇。茂昌哈哈大笑，叫聲王蔭，用不着這樣揚氣，想當初咱們是一師之徒，同堂學藝，幾句言語不合當場比試，輸贏乃是常理。哥哥你一時輸了招，急的你那個樣子，我是追悔不及，不承想一去十年投身鏢行，今天住在我的店房，知道的那算你要報當年一脚之仇，不知道的主兒，你老是客人，我是店裏的掌櫃的，叫人家說這個開店的練不了三天半的武術，來了住店的就跟着人家動手，這個話傳出去，與我們營業上有莫大的關係。你老總算比我大幾歲，高高手，你老就把我怨過去了，如果你老實在氣不出，我情願當面給你老陪個不是，干蔭聽孫茂昌這個話明白，當年同堂學藝，這小子的武學比我高點兒有限，我拜投呂老劍客門下練藝十年，到如今就算少劍客，大概他也有個耳聞，或者不敢跟我比，也未可知。今天他說這個話，我本應該見好就收，跟他和和美美才算對。話雖然這麼說，我的仇怎樣可報呢？倒不如當場跟他動手，我把他贏了之後，然後備敘我自己來歷，跟他一認錯，仇也報了，臉面也有了。以後我還得跟他特別的近乎，近乎爲什麼呢？本鄉本土的老鄉親，又是初次練藝的師兄弟，只要這個仇恨一報，那就算好朋友。我自己想到這裏，叫道：孫茂昌，你也用不着這樣客客氣氣，我在外面一過十年，茹酸吃

苦練得驚人本領在身 特此找你報當年一脚之仇 你跟我談話用不着 真要是我把你贏上
有話倒好說 孫爺看了看這個人可真算是驕傲無知 我們乃是近居鄉鄰 又是師兄弟的
關係 就是你我動手 可也並非是鬥毆 因為盤桓武學 我一脚將你踹倒 這也算不了多
大的仇恨 十年未曾見面 就應當有一份親熱 才不失見面常情 到如今我謙恭和藹 說
了這些個話他竟是置若罔聞 這可真算是趕盡殺絕 今天我看這個意思 大概不跟他比手
決以完不了 他出門十年也許遇上一位有名望的主兒傳給他武學 要不然他也不能這麼狂
傲 想到這裡無法 遂叫道王師哥 你老打算比手 小子我就給你老接招 要按歲數上
說 王蔭比茂昌大兩三歲 孫爺這個話說的謙恭和氣 王蔭蠻橫的了不得 就彷彿像准贏
孫茂昌 說到這裏兩個人 全都來在院子正當中 這時候鏢局子衆夥計 就連老客都出
來了 天是夏令人全都未睡 本店夥計也來到西跨院 要看看東家跟這位保鏢的王老師比
武 真要是店裡老夥計 還真知道十年前他們有這麼一次 王蔭敵不了東家 被孫爺踹了
一個筋斗 這一次跟前次可就不一樣 人的歲數也長了 武功也全都進步了 倒看看今天
誰高誰低 衆人圍觀鴉雀無聲 孫茂昌抱拳說道 師哥你老就遞招吧 王蔭還帶着一份揚
眉吐氣 並不客氣 一句話沒說 身形向前一竄 左手 掌够奔孫爺的胸膛打來 茂昌一
看他的巴掌帶着風聲 准知道不出自己所料 在外面跟高人盤桓了 要不然他也不至於這

麼狂 今天我跟他動上手 還是真得留神 真要被也將我一掌打倒 我這個店就不用開了 只可看關定式 封閉躲閃 不敢冒險進招 單看看王蔭的手術是那一家 究竟定何人所傳 孫爺看了看他的功夫不由得納悶 伸出手來完全是太極招 走如風站住如燈以柔化鋼 招數未開圍住了孫茂昌 王蔭看了看孫爺也是一怔 暗想當初我二人同堂練藝 受我老師所傳 不過是外家拳 怎麼會今天他的功夫也跟從前不一樣了呢 莫非說我走後他也拜投名師練習了絕招不成 要說這個地方王蔭的眼光還算不錯 書中代言 由打王蔭那天被孫茂昌一脚踹了一個筋斗 臨走之時 說了幾句話 養足了銳氣要報仇 孫爺一想可就不能不防了 這人生來的天性高傲 這一次敗北決不甘心 當然是漂落江湖 訪名師投高友 練絕藝之後 必然要到孫家店報仇 到那時我應當如何 孫爺還真正把這個事放在心上 終朝每日坐坐櫃上悶悶不樂 那時孫爺的父親還在世上 所有一切的營業 不過是老頭子一手經理 孫爺也主不多大事 老頭子一看茂昌每天總是悶悶不樂不放心 遂問道茂昌 你這個孩子每天這個樣子帶着十分不高興 當然是心 所思 有什麼話快說 在先前孫爺不肯說 後來老頭子再三逼問 孫爺無法這才說道 老人家你老要問 皆因我得罪了我的師傅 一脚將他踹倒埃塵 他心存不忿 此一去必是投師練功夫 藝業練成 二次前來找我報仇 我應當如何呢 老頭子聞聽傲然一笑 叫道茂昌 你這才叫繞住了 他無論

南七北六走到那省 拜何人爲師 難道說還高的過咱們這裏的白太官嗎 咱們漳州城裏隱着這位劍客 天下知名 眞要是我帶着你到他老人家裏 給老劍客磕頭 將來眞要把功夫練成 無論何人前來報仇 大概也無懼於他 孩子一聽白太官這三個字 喜歡的不得了 說道 提別人不知道 要提咱們這城裡的大官白老劍客 那眞得說是童叟沒有不知 可有一樣兒 人家不收徒弟 還別說不收徒弟 平平常常的人 沒人介紹連面都見不着 你說這個話也不過是給我解解悶 老人家你老辦的到嗎 老頭子聞聽叫了一聲茂昌 要是打算跟老人家練功夫 當時就把你領了去 還不用我說 就是他老人家 至近的好友 也未必辦的到 你別忙你聽我細對你談 別看白太官他老人家住城裏 咱們住東關外 歸了包堆不足十里 我就看見過他老人家一次 談起老人家的武學 天下第一 南七北六天下皆聞 其實長的面貌非常和善 白淨面皮 一部銀鬚 他老人家武術絕倫 咱們可沒看見過 不過就是耳聞 我所知道的他老人家有一種癖好 就是手談 就在咱們這個漳州城裡關外 論到擺棋 不用說贏 擺平了的兒就沒有 以先有朋友介紹 我跟他老人家擺過一盤 結局我輸了十四招 我一看已然輸了荒盤 未免覺着無光 誰知道老劍客喜歡的了不得 說我這個棋別看輸了個大荒盤 在漳州說就算是第一 又說跟我不過是初談 擺長了輸贏不至於成荒 我由那一天我就沒跟劍客爺長擺 就是因爲人家那個棋份比我高的多 我

真要天天盤桓手談 由棋上就可以盤出交情來 要是再談到你練武學 老劍客無論如何也不至於不應 可惜我就跟人家擺過一整 就是憑着這個生面子 把你帶到他老人家府上去 也未必好意思當面拒絕 可有一樣兒 不過他老人家不肯深教不也是枉然嗎 我這裡有道變個主意 你要打算練武 必須先學棋 如果能夠將棋學成 可以終朝每日跟老人家手談 只要他老人家看着喜歡你 再要打算討求他老人家的驚人的本領 那可就不難了 由這一天說完了 把後院收拾出來兩間屋子 干干淨淨把家裏所藏的棋譜全都拿出來 每天除了吃喝拉撒睡 爺兒兩個就是說招盤棋 在家裡整整的盤桓了三年 無分晝夜 這二年多的光景 可了不的了 把老頭子耗得精神減少 顏容消瘦 後來痰中帶血 孩子一看了不的了 不能够跟老頭子盤了 再要耗費精神 就許有意外的危險 要不說這個棋也好也不好 談到好處很多 文雅高士人人不離 就是聖賢也樂於此道 不好可就是前進之時未免太費心血 老頭子因為染病在床 醫藥無效 把個老頭子教棋生生的累死 茂昌哭的不得了 痛不欲生 後來多少人勸解 這才把老人家入土為安 茂昌在家守孝 守孝是守孝 未嘗敢偷暇撒懶 對於棋上還是特別的用功 應當孝服三年 孫爺可沒等許多日子 不過二年 自己就出了服了 得暇由店裏出來 各處繞灣兒跟人打聽打聽 太官白爺還是每天在家裏 還是另有消遣的地點 這才有人說 太官白爺終朝每日不在家 城裡有個魁

星閣 下面就是會仙棋社 差不多下棋的主 都是講究到這裏來擺擺 可有一樣兒 普通的棋手不用去 到了那裏也沒人跟你來 無論象棋圍碁 總得像個樣兒的 圍棋講究九段爲滿 雖然沒有九段棋 也都够七八段 象棋的國手四五位 每天必盤 少爺打聽的明白了 每天到魁星閣下會仙棋社 頭一樑兒打算瞻仰瞻仰這些位棋手 也要看看白太官 自己把主意拿定 把店裏先生叫過來 掌櫃的頭兒全都叫到了面前 遂說道買賣固然是我的了 自從老掌櫃故去後 倒也不見衰敗 我也不能算是甚外行 不過我不得閒經營 今天當面託附 櫃上沒有特別的大事 不用跟我說 凡是平常事 或是有例可查的事情 你們斟酌着辦去就是了 夥計們答應 這就算掌櫃的看的起 才這樣相託 對於買賣更得盡心竭力 孫爺由那一天爲始 每日腰裏帶幾個錢在外面吃喝 吃喝完了必要够奔會仙棋社 這個棋社裏面 倒很講究 通連的三間房 裡面四付棊案子 一共是八盤棋 象棋圍棋都有 對面放着椅子 旁邊有茶几 裏面有人伺候 另外預備煙酒點心 各種名茶 吃喝用全都齊畢 凡是上這裏下棋的 不是退歸林下的官宦 就是騷人墨客 以及各方得道的出家人 得工夫全都到這裏來消遣 可也算盤道 茂昌初到了這裏 用眼睛看了看 因爲時候尚早 裏面不過有三五位下棋的主兒 將然走到裡面 裡面有個伺候棋案子的夥計 看了看孫爺 心說憑你這個樣兒 也來到這裡下棋 那個意思看不起孫茂昌 本來年歲又不

到其貌不揚，身量不高，微須有點兒門樓頭。當時茂昌的氣和平極了，見夥計那個樣兒，自己並不生氣，遂問道：你們這裡所有下棋的主兒，還是都跟你們有個熟識，還是外人到此下棋也成呢？我今天作爲跟你打聽打聽，伺候案子的夥計，這才說道：這棋倒是隨便下，不分生人熟人，不過頭一天來到這裏不能下，你且參觀參觀，這棋四付案子八盤棋，上面有號頭一、三、四，你看看你自己的棋份，跟那一號上合格，如果要是國手首屈一指的棋份，那你就到一號座上看去，所以頭一天只可參觀，自己看看自己的棋，跟那號相合，明天來到這裏，你就佔那一號，再來了棋手就可以擺棋，下完了棋，那個棋資到好辦，喝酒給酒錢，吃烟給烟錢，棋資隨意，無多有少，多少全行，小費在外，我們掌櫃的是財主，並不在乎賺錢，所爲的就是以棋會友，會的是高人，孫爺打聽明白了，拉個兀凳，旁邊一坐，他也明白這個意思，伺候棋案子的夥計，他們不過就爲的是幾個小櫃，如果給他們幾個錢，大概從中各樣底細，他就肯說了，談棋的時候也可以不露怯，自己把主意拿妥，伸手由腰間摸出來一塊銀子，大概也有三兩多，點手把夥計叫過來，孫爺拿着銀子向夥計遞，遂說道：我生平就是好棋，別的地方我嫌亂，聽說你們這裏非常清雅，我今天是頭一天來，我跟你打聽打聽，你貴姓夥計開聽，笑，你老要問我姓馬名叫祿兒，這個棋社就是我們主人幹的，原先我們主人坐過一任松江府，後來因爲我們太太在任上病故，大人心裏一膩，辭官

回家 終朝每日無以消遣 這才幹了這麼一個棋社 爲的是跟高人隱士可以接近盤桓 茂昌聽罷遂問道 你們主人姓字名誰呢 夥計一笑說他老人家姓馬單字名駿字驥良 家住在北門裏 開設這個棋社總有五六年了 茂昌點了點頭 接着說道 咱們這個棋社所來的下棋的圍棋數那位最高像某數誰 就是上這裏來的人全都下不過他的是誰 夥計開聽一樂道 聽你老所說的話可見是不常到這裡來 不用說棋社裡面 不信你老往外面打聽去 圍棋的國手就是一位 像棋國手就是兩位 圍棋國手這位到處皆聞 不但棋高 他老人家精通武學 身爲劍客 他老人家姓白 我可不叫他的名字 我就這麼一說 大概你老也有個耳聞 象棋兩位 一位東門裏頭的姓李 李三爺李三爺 北關外頭有位玉器行姓魯 魯七爺叫魯煦東 這二位平平 都是象棋的國手 孫爺茂昌聽棋社的夥計說的津津有味 說着說着時候可就到了 一位一位都是衣冠齊楚 文質彬彬 全都走到了裏面 孫爺看了看人家是每日常下 誰跟誰是對子 差不多准是那個樣坐法 雖然不是擬定的也差不多工夫不大 大家已然坐下了 四付案子八盤棋 四盤圍棋兩盤象棋 孫爺對於象棋沒有多大研究 他也不看 慢慢的湊到了圍棋的身背後 留神觀看 暗含看看了看 這幾盤棋的對手 要說這個圍棋 只要你站住身形看他走個十招八招的 就知道他這個棋够什麼份 要是象棋可就不然了 慢說十招八招 就是三二十步也不至於有多大的變化 在參觀的

人也不能明白、棋的棋步如何。孫爺受老人家親自指教，家藏秘譜，一局一勢全都蘊藏在胸。老頭子就因為給他盤棋，甚至於努力失血而亡。可見得孫茂昌的棋，下了份了。孫茂昌看了看人家的棋步，胸中暗想，不跟他們擺那就談不到了。跟他們這輩位對上局，不敢說是準贏，大概也不至於輸。看來看去直看到日沒黃昏，孫爺這才慢慢的湊到夥計的近前，低言悄語叫了一聲三兒。那位是本城裡住的是太官白爺。我今天特為他仰仰。他老人家的棋，夥計開聽一笑。我還沒跟你老談到這裡，皆因你老也沒問。由大前天他們就定規好了。就在這個東坡北關外有個宋氏家祠，他們到祠堂裏面去擺棋。跟老人家擺棋的聽說是由打江南來了兩位老道。這二位都够個六七段棋。多者三天少者兩天，然後准到這裏來。孫爺聞聽點了點頭。既然如此，晚飯也用不着在你們這裏吃了。咱們有什麼事明天見。說到這裡，孫爺告辭回家。從此每日必來。一連就是五六天，暗含着夥計指着太官白對他說：你老看這就是白老劍客。茂昌暗自觀看，不由得欽佩的不得了。那一份丰姿不亞如上太白金星相仿。長鬚飄洒，面若銀盆，精神百倍，通紅的嘴唇白剪子股小辮。孫爺有心過去行個禮，說明自己的來意。又一想不成。他老人家這麼大身分的劍客，從中無人介紹，就憑一說給他老人家磕頭習學武術，那如何行的了。自己抱定宗旨還是尊從老爹爹在世之時所說的言語，打算跟太官白爺練習武學，非得由棋上作為引線不可。孫爺不敢違背老爹爹的言

語恐怕鬧成欲速不達 主意已定 便仍舊常到棋社裡來 日子長了 經夥計的介紹 也可以跟人家擺盤棋啦 由第四張桌上起 可不能就坐第一位 要是下來下去 升到第一桌 那個棋可就够份了 夥計不過從中一指引 這位姓什麼那位姓什麼 彼此說兩句謙辭話 這才座下擺棋 由這頭一天擺棋 早晨起來不過辰牌時候到的 到了日沒黃昏 只擺了兩盤 這兩盤棋全都是勝棋 到時候茂昌孫爺回家不表 棋社裏面大家全都紛紛議論 跟夥計打聽 這位已然來了幾天了 家住那裡姓字名誰 夥計跟大家全都說明白了 大家批評人家這個棋 不用說在四桌上 到了二桌三桌 也未必盤盤准輸 要是這麼看起來 別看人家年輕身份可不錯 大家不過就是隨便談談 由這一天孫爺每天必到 來到這裏就在第四棹上一坐 也許下一盤也許下兩盤 趕上對局的全都高興打打夜作 也許下三盤 不下的時候孫爺也許在旁邊暗含着觀看白爺的棋份 白爺這個棋也不准是天天下 皆因他的棋份太高了 平平常常的人 也不敢跟他下 人家也不願意下 這個下棋的棋份越高的主兒越有人訪 下來下去他的棋份低了 對手可就不願意跟他下了 恐怕把手下軟了 你說茂昌這個人也是特性 連贏了好幾天 你就應當往前進一步 跟二三棹上擺擺 那個份不算平了嗎 他一進門就奔第四桌 過了十幾天 第四桌下棋的主兒 全都不跟他下了 因為什麼呢 不但說贏不了他的棋 連一盤和棋都沒下過 後來所有第四座下棋手大家一

合計 把夥計叫過來了 你明天可以跟這位孫爺說說 叫他往前升升坐位 他每天到四桌一坐 反打把這盤棋就誤了 皆因我們全都不能跟他下 如果他非要把着這第四座不可 我們只可旁邊另設桌案 夥計一聽這個話也對 容着茂昌來了 暗含着把話就遞過去 說孫大爺你老這個棋太高 坐在第四桌 未免不對手 你老可以往前升升 這個第三棹的棋又比四桌高點 跟你老擺擺也可以有點兒興味 要不然全都不如你老 也顯着沒意思 茂昌一想這個話也對 遂說道夥計 我由來的時候可就坐第四桌 要是往第三桌上一挪 人我又不認得 論到擺棋的場中 你還得給我介紹介紹 夥計點頭答應 果然坐到了第三座 夥計從中一指引 三棹的棋手也非常歡迎 因為什麼呢 他是由第四桌升過來的 無論他怎麼高 走長了也可以跟他走個平棋 所以第三桌的人全都歡喜 真要由外面來一位生人 居然坐到了第二座 衆人全都不跟他走 皆因不知道他的棋够什麼身份 這個人人都知道了 這就沒的說了 這才把孫爺讓到三張桌上 彼此一引見 接着擺棋 到了第三桌這個人可就少了 也不過是三位五位 書不可重叙 盤了十幾天之後 第三桌的全都不願意跟他下了 還是孫爺的棋高 不但贏不了 仍然不能走和棋 別人全不說 惟獨第二桌座上的本社主人 這位馬駿馬驥良 由頭一天打第四桌往第三桌上一讓 馬爺可就注了心了 心說這個人的棋一定高於一切 不過不敢冒然露出了他的本相 要不升位的倒是也有

決以沒有這麼快的。馬爺口裡不說，心裏暗含着打算。這才站在孫爺身後，觀看孫爺下棋。留神一看，不由得就是一怔。心說這位孫先生的棋很高。第三桌也不是他的對手。就是到了第二桌，也不敢說怎麼樣。一時之間，他把馬爺的高興引起。未肯直接着說，暗含着把夥計叫過來說道：你去告訴這位孫先生，就說，由你老來到這裡，我們家主人馬爺看你老的棋份很高，非常的欽佩，打算跟你老擺一盤。夥計把話傳過來，茂昌孫爺一聽本社主人就是從前浙江府府大人，那乃是朝廷的四品職官，性之所近，就是好棋。故爾才開設會仙棋社，可見得我來的這些個日子，他也不斷的看。既然點名喚姓，叫我跟他擺一盤。當然我的棋份跟他差不了多少。我要是比他差的太多，他也不叫我。孫爺也是一陣高興。由夥計那裏指引，把孫爺讓到第六桌。夥計又指引着說這就是本社的主人馬爺。他老人家的名姓我已然跟你老談過。又向着馬爺說道：這就是孫先生。二位彼此拱了拱手，然後才把孫爺讓到第二桌上落坐。三桌上的人全都高高興興，要不然又得跟夥計說請人家往前挪。未免這個話顯着無味。要是儘自不跟人家下，那也不合適。下吧還是真贏不了。你說這位社長倒是有眼力，他把這位先生給請過去了。衆人全都喜喜歡歡，不表他們大家單說的是孫爺。跟馬爺對坐，伸手將黑棋取過來。馬爺就知道孫爺這個人有身分，伸手拿圍棋就是用黑的先有一份謙恭和氣。彼此佈陣對奕。孫爺起首不取攻勢，順着自己的鎮子斜飛一着。

馬爺看了看點了點頭 自己已打算看看孫爺棋力如何 故此偏偏走的是拘招 按官着說 人家右飛就應當左招 人家左飛就應當右招 或者用其他的攔拆等招均可 馬爺不這麼辦 偏偏在他的三七裡面 放了一招三六 孫爺也並不以為然 不過低垂一着 洽成葉蓮之勢 接着二位各展其勢 也出不了金角銀邊錫肚的原則 首先搶角 次則拆邊 末後由聯合式上引佔棋肚 這一盤棋由早晨起來直下到日沒黃昏 這一局仍然未結 真正是把馬爺的高興引起 回頭吩咐夥計把棋罩取過來 將棋盤罩好 換換清氣再接着走 又叫夥計備點兒酒 我要陪着孫先生喝兩盃 孫爺也不客氣 皆因看見人家這個讓是至誠誠 自己却之不恭 喝酒談棋 馬爺問了問孫爺這個棋是誰盤的 孫爺也就是隨便一談 家傳秘譜 先父略為指點指點 馬爺讚不絕口 酒逢知己千盃少 越喝越高興 直喝到二鼓過所有下棋的全都走了 馬爺這才拱了拱手遂說道 天已不早大概孫先生你有些個勞累吧 請你回府安歇 我也要不要氣了 有什麼話明天早見 孫爺這才告辭回家 次日清晨孫爺就到了 到裏面一看 人家馬爺早就坐等了 彼此點頭一笑 坐在那裏喝了一盃茶 打開棋罩接着走那半盤殘棋 走到午錯才把這盤棋走嚴 除去活的 往外搭死棋 黑白不過是幾個子 然後數了數塊數 黑的九塊 白的十塊 裏面有三塊雙活棋 互相用棋子將眼補嚴 這才作棋棋作完一算馬爺輸了 還真沒少輸共虧五着 輸了五着棋 非同小可 把

個馬爺吓的手括墨髻 不住的點頭 自己叫着自已的名字道 馬驥良馬驥良 你可是生平好奕棋 不用提當年爲官所會的棋手 就說退歸林下開設這個會仙棋社 四鄉八鎮甚至於千里而來 特爲訪棋的主兒 數年的光景 也算是無多帶少 那一個能够跟我走的了平手 不過就是城裡頭太官白老劍客 人家的棋可比我高的多 真要是我用足了全副精神 輸也不過是輸五六招 這個孫爺他已然能够贏我五六棋 這麼看起來他跟太官可以走的了平份兒 想到這裡面上帶着一種驚恐 孫爺 看明白 趕緊抱拳說道 承老人家讓招 我的棋份比你老差着 馬爺也客氣幾句 孫爺要求再擺 這一盤棋可沒用多大工夫 日落已然結局 作棋之後將將是個平手 馬爺可就注了意了 遂說道孫先生 說句不客氣的話 棋力酒量不許虛僞 你老的棋法比我高 在這棋社裡面下棋我數第二 第一可是人家太官白爺 所有來的人能贏我的主兒少而又少 就不用說跟人家白爺走了 據我看你老的棋 能够跟白爺取平 我給你老介紹 在一半天之內 你老跟白爺擺一盤 孫爺一聽連連擺手 叫道馬先生這可不能 你老跟我擺棋 不過是看我年青 說不壓衆 未免一大意 故此才輸了幾着 第二盤已然就是平棋 如果再擺的話 你老再一注意 我未必能保住不輸 能够跟你老人家盤桓 已是過望 你老叫我跟白老劍客擺 我如何是他老人家的敵手 再說我的年紀很小 並非是有名望的人 他老人家也未必跟我擺 如果你老要說出來 他老

人家要是不點頭，豈不連你老的面上都不好看嗎？馬爺聞聽帶笑說道：「我的兄弟，我說這話，可並非是客氣。頭盤我輸了五招，第二盤無論我如何努力，也差五招，居然贏到了和棋，分明是兄弟你讓着我了，所以第三盤，我不跟你下了，打算給介紹白爺。馬爺說：『出話來真有知彼知己之明，並且還是誠實實實。』孫爺可就推辭了。由這一天說起，茂昌到了棋社，他這個棋也沒人跟他擺了，不過就是各案子上看。說話過了五六天，太官也不斷的來，馬先生說完了這句，總沒見答復，還是擺一盤不擺始終沒見回信。孫爺不由得納悶，還是馬先生這個話沒達到，還是太官不跟我擺。孫茂昌打算要設法子問問，就是這麼個工夫。馬爺樂嘻嘻深深作了一個揖，叫道：『孫大兄弟，大概你這幾天有點疑惑於我吧。我說給你指引白太官，一連數日並無答復，未免叫我說我馬驥良不夠朋友，皆因我跟太官說了好幾次，白爺有白爺的難處。在漳州城裏談別的不成，惟獨論到棋上，數十年沒有人能將他老人家壓過去，你的棋既然比我高，倘若老人家跟你擺上，一旦輸了豈不可惜？後來經我再四要求，這才定規好了今天，可不在此處。到魁星閣七決以勝負，茂昌心中歡喜的了不得，棋的勝負倒是小事，到了可以跟老劍客接頭，倘若有緣他老人家看着歡喜，從此便可以跟他老人家練武術。』正然想着，魁星閣早已收拾完畢，太官白爺早已在上面等候。會仙棋社社長馬先生，陪着茂昌上樓，到了上面觀看，就見老人家太官老劍客，已然

在樓上坐穩 旁邊站着一個家人 專爲伺候這盤棋的 就見窗戶前有一張長桌 桌子上面放着棋盤 兩邊放着椅子 橫頭上放着一張大板凳 來在上面馬爺先給指引了 又對白爺說這就是長在咱們盤社裡下頭盤棋的 住東關外 姓孫名芝號茂昌 又對茂昌說這位就是城裏的白老劍客 茂昌聽到這裏 遂注意觀看 但見他老人家丰采可愛 面如銀盆鬚長過腹 他老人家收住眼神 搭撒眼皮 茂昌急忙走上前去 毛腰行禮跪倒磕頭 說老人家在 上 茂昌給你老行禮 白爺一看哎呀一聲 趕緊伸手相摻 遂說江湖無輩好漢 兼歲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何必行此大禮 這真正是豈可此理 馬先生快快摻起 茂昌站起來又說了幾句閒話 白爺也誇獎孫爺幾句 說我可不是當面奉承 別的棋社棋攤上我可不知道 就按咱們會仙棋社的圍棋說 象棋我還是個門外漢 這裏所有這些個位下棋的主兒 誰够幾段棋誰够什麼份兒 我不敢說深知底蘊 差不多都知道個大概 我聽見你老的棋下的很好 別看年歲不大 真正是天赋聰明 要不然棋份不至於這麼高 茂昌也囁我說了幾句客氣話 然後對坐 馬爺搬了一張兀凳 也坐在一張棹上 今天倒要看看這二位的高棋 茂昌孫爺是黑某 太官白爺用的是白棋 茂昌孫爺向白爺拱了拱手 叫道老人家 今天咱們爺兒兩個擺這盤棋 但不知你老讓我幾着 叫我看你老也別多讓 讓我四個子 擺下這一盤來回頭再說 你老看怎麼樣 白爺聞聽 擺手 說誰也不用讓 平擺一盤 我先看看你

老的棋份 如果我要不如你 你還得讓我呢 要緊我囑咐你一句話 這個擺棋如同對壘交鋒一樣 不可畏意誤讓 如果說見着我怯敵 那可就屈了你的才了 也顯着沒意思 孩子傲然一笑 說在下決不客氣 我使足了十成力 也未必不輸荒盤 皆因你老人家素有大名 說到這裡伸手走棋 既然不讓招當然是各佈鎮子 出手黑棋先走 孫爺可就走了三百六十一招 當中一着 這個出首棋的名目其說不一 也有叫太極棋的 也有（註）爲八卦棋的 每逢用這個招的 全都是以靜待動 出手不願意露着 先走這一步 既鞏固全盤勢力 又可以看看人家以何招相攻 白爺看着點了點頭 果然不愧是高手 老人家在他的黑角放了一着三九 這叫拆邊遠攻 也取以靜待動的主意 單看孩子如何抵抗 孫爺看了看 只得引角外行 隔着老頭子的白子兩步放上一着 接着再佈四邊的鎮子 雖然都是以靜待動法 可是各不吃虧 各據地位 根基紮住 再往外擴展 或是聲東擊西之法 至以敲枝疊葉之能 有時候攻前反倒佔後 有時候圍右實是在救左全盤顧忌 並不偏棄毫厘 五六十招之後 白太官不由得暗自贊美 心說這小孩子棋力 跟我居然就是平手 到如今棋合起來不下百着有餘 並不見有勝負高低 老劍客可就不敢大意了 辨明了利害 斟酌先後然後才敢放着 就說這 盤棋由清晨擺的 可是兩頓飯沒耽悞 直擺到二鼓過才算結局 作好了棋彼此一數着 把老頭子太官白爺吓了一跳 理着銀髯出了好半天神 一語未發

看了看茂昌只輸了五招 那可就不算贏他了 因為什麼呢 我跟他初次擺棋 我向來有個名望 他跟我坐到一處 未嘗不胆怯 這樣尚且輸了五着 真要是我們二人常擺 心氣放平 坦坦然的擺 我跟他走和了就算便宜 這個孩子果然是得天獨厚生來的聰明 不但太官白爺看着孩子可愛 在旁邊把一個棋社的社長馬先給生木到那裏 一語不發 他乃是做過官的 國家四品皇堂 自幼就酷嗜琴棋書畫 惟獨對於棋上更甚 生平以來沒看見過這樣聰明人 聖人說過人之能之已百之一 一事精百事精 他既然對於棋上這樣聰明 將來必有飛黃騰達之一日 決非是池中物 我倒要跟他近乎近乎才是 正在想到出神之際 就聽太官白爺叫道馬先生 你來看由你開設會仙棋社已然有數年光景 無論遠近的人 能够不叫我讓招的很少 就不用說走和了 這不是當着孫先生 我說這話招他不愛聽 能贏白太官的很少 頭一位就得說你老 平擺輸個三招四招 十招八招不一定 再說還有一位 這個話可是在十數年前了 也姓孫 是東關外孫家店的東家孫老先生 跟我擺了一盤 擺雖然說輸了個荒盤 但是他那個棋在我的眼裏看就算少有 可惜現在不來了 記得他也姓孫 馬驥良正在陪着老人家談論 猛然間就聽有人哭泣 老二位掉臉觀看 就見這位孫爺淚洒胸前哀聲不止 把老頭子白太官吓了一跳 遂湊到近前 手拍孫爺肩頭 說孫芝你還是怎麼了 跟我擺棋輸了幾招毫無關係 何必這樣傷感 或者是別有為難之事 你可以當

面跟我談，並非是白太官說話狂傲，所有一切的事我全辦的到，有話盡管說，可別往心裡窩。老頭子這才說：不過是叫人聽着順氣，那知道孫茂昌一聽雙膝點地，用手扶着老頭子的磕膝蓋，叫道：老人家，話可是你老說的？有什麼事你老可以辦的到？我這場事，非你老不可。老頭子伸手相摻，叫道：茂昌，有話你就說吧。茂昌站起身形，叫道：老人家，方才你老說東關外有個開設孫家店的老東家，那不是別人，正是我的先嚴，皆因為你老一提起我心裡難過，不得已才敢在你老的面前哭泣。我先父的死分明可就是死在了我的身上。太官聞聽一怔，趕緊問怎麼會死在你的身上呢？茂昌這才說原先有個把式場子，就在孫家店內，同堂學藝師兄弟之中，有個王蔭，我們兩個人比武，被我一腳將他踢倒，他忿氣而走，應行之時，他說了幾句話，到外面投師訪友，武學練成二次前來報仇，不然的話我還真不信。後來一打聽才知道，他把家中十數畝薄田，變產作為路費，雲遊天下去了。我聽了未免駭怕，一旦他把武術練好，豈不是我的禍患？跟我的爹爹我們爺兒兩個計議，打算聘請名師，習學武術作預防。我父親可就跟我說了，王蔭從此不來，那就不用說了。有朝一日他要是真來到這裏，那可就應了俗語了：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你要是請幾位平常的武學教師，練出那個能為來，如何抵抗的了王蔭？要打算學驚人之藝，除非是拜本城老劍客白太官。怎奈劍客的身分，要沒有正當的人介紹，大概難以投入門牆。我跟他老人家有一面之識。

就是下過一盤棋，憑我這個薄面，驀然間將你送到老人家門下，請求老人家教子成名，大概許辦不到。但是老劍客生平的嗜好，可就是愛棋，要打算叫他老人家注意你這個人，必須將棋學成，以棋相訪，能夠跟他老人家盤桓上手談，總算是成了棋友了。這一步談話再要求老人家傳習武術，這個話可就好說了。再者說琴棋能知人心性，劍客爺跟你擺過棋，對於你的品格當然就有個審查，他老人家教給你練武，也好放心。由說完了這個話，我爹爹終朝每日，給我盤棋。後因年老勞碌，失血而亡，真正是可憐。說到這裏，淚又下來了。老頭子忙勸他止住悲慟，接着往下談。孩子這才說道：「不忘先父所囑，設法打聽你老人家在那裏下棋，後來打聽明白，知道你老在會仙棋社，我這才來到是裡，由淺而深，一直到了今天才能在魁星閣上，跟你老坐在一處擺棋。老人家憐念我這份艱難，將我收錄門下，將來好憑仗武術成名天下。如果你老要是不收，話我已竟說完，只可有死而已，也好對得起我死去的爹爹。老頭子聽到這裡，雙手撕着銀髯，二目圓翻，暗自思索，事雖不大，還是真正有點難辦。你說不教未免虧負他，為跟我學藝先學下棋，從中還死了他的父親一命，你說教這孩子他還未必練的了，再說我的歲數也到了，就是他能練，教藝不成，我一命嗚呼，豈不是半途而廢。老頭子思索了好半天，暗含着點了點頭，這並非是我的徒弟，分明是討債鬼，我身上有的武功是該他的，為練武學先設法投其所好，居然練棋數載。」

既然這樣心靈性巧 能够造棋的絕招 可見得他要學武也能過人一等 老頭子想到這裏 反倒高興起來 叫了一聲茂昌 你不是說要給我磕頭學習武功嗎 只要你本本分分 拿出學棋的這分耐性 好好的學 我必然盡心教授 把我所能的所會的 傾囊相授 一招不留 孫爺一聽 喜歡的不得了 趕緊跪倒磕頭 旁邊馬先生 湊過來深深就是一躬 叫道老劍客 茂昌拜你老爲師 我情願作你弟子之保 並且還要盡點小義務 類乎練武功的一切用度 以及購買各種軍刃 我全都替茂昌代辦 太官聞聽哈哈一笑 叫道馬先生 費用倒談不到 既然你情願担保 武學就不用說了 當然在我的身上 據我想茂昌年青 智識不足 你作過國家的四品皇堂 文學淵深 得暇之時你可以指導指導 倘若他有福有德 文武並進 將來成名大概也忘不了你我的好處 馬先生聽到這裏點頭 遂問道 但不知何時叫茂昌行拜師之禮 太官白爺一擺手說道 用不着擇日選辰 今天不能說了 就定明天寒會候駕 馬先生聽罷非常喜歡 在棊社裏預備吃喝 够時候各自回家 孫爺也回到自己的店裏 畧微的安置安置 到了次日 這才够奔白宅 到了宅中一看 馬爺早就到了 大家張羅着 把後面祖師駕前供物整理整理 白爺帶着馬先生茂昌到了後面先看功夫房 可見得他老人家身爲劍客名不虛傳 兩旁邊放着各種軍刃 當中供奉祖師爺 祖師爺非是別位 正是內家拳的祖師 無極真人 下面一位乃是外家祖師 達摩尊者 老劍客練的是內外兩

家硬功夫骨硬如鋼 軟功夫骨軟如綿 沒有一樣老頭子練不到的 祖師駕前燃燭 白爺親自焚香 然後跪倒磕頭 這才叫茂昌拜祖師 拜罷給老師磕頭 接着就是馬爺道喜 由打這一天爲始 每到夜靜更深 老頭子就教給孩兒茂昌練藝 要說茂昌的功夫倒好練 因爲他有點兒底兒 在孫家店練了幾年 再搭着他心靈性巧 專誠致意的學 心領神悟 所以那個功夫就得說是日新月異 說立了就是一日千里 夜晚之間跟老劍客練武 白天馬爺來到這裡 談論文學果然是文武並進 在先前不過是教給孩子習練套子 後來一看這個孩子實在靈敏的很 老劍客這才跟他過手進招 傳給他竄高蹤矮各種夜行術 高來高去的功夫 十二個字的跑字功夫 各種飛簷走壁 練習沙掌各種氣功 後來可就談到兵刃上了 十八般軍刃 老頭子不過略微一指點 孩子全能够精通 最得意的可就是一對鑽鐵雙槓 老頭子一輩子憑他成名 招是三百六十手 他老人家可沒敢全教了 恐其武學練成 流落江湖 身入了邪途 別人無法懲治 豈不給世界上添了禍患 談起來武學是什麼人傳的 豈不跟着落罵名千載 遺臭萬年 這一天白爺和茂 閑談 白爺可就跟孩子說了 茂昌你這個功夫先不用練了 你不知道你身上有多大能耐 你也沒看見過人家外人的武學 你可以到外面闖練闖練 看看人家看看自己 然後你再回來 二次到我這裏來練藝 你也就知道功夫艱難了 茂昌一想也對 每天跟老頭子過招 總是贏不了 莫若到外面看看 到了我

這幾年的武學練到什麼份兒上了。想到這裏遂說道：「既然你老這麼吩咐，弟子謹遵師命。於是給老頭子磕了幾個頭，出離了白宅，就在孫家店一呆。有時候到外面繞個灣兒，串串武術場子，看起來還是白老劍客的功夫高。繞了一個灣，十幾個武術場子裏的老師都被他打倒。打這裏說孫爺的名譽還是真立起來了。差不多全知道孫家店的掌櫃的孫茂昌，跟白老劍客練了一身好能耐。由此便不斷的有人前來訪他。今天可巧王蔭到了，兩人當場比上招。」

按孫爺跟白太官練了六七年，王蔭跟呂老劍客練了差不多十年。二人走到一處，看那個樣子王蔭似乎贏不了。這怎麼個原因呢？這就說的是呂爺教王蔭之時，因他來歷不明，在聚仙堂吃飯他苦苦哀求，不得不收。又加着性禪大和尚談相，說他有驕性，故此教了十年武術，不過是草草的一談。茂昌就不然了。六七年的光景，白爺是竭力真教，恐怕自己一旦老去，孩子就得半途而廢，也搭着孫爺追求用心。天生的聰明，故此六七年的功夫，敵的住他十年的武學。今天兩個人當場比手，也不過就是二十多招。在先前茂昌的招數，王蔭還能夠認得。到後來茂昌再伸出手來，十招也不過認得二三招。自己心中就有點兒胆怯，暗說可了不的了。我拜呂老劍客練藝十載，本打算得了驚人的本領，來到孫家店復仇，真不承想，人家練的功夫比我還高。這一次不但不能報當年之仇，而並且就許二次敗北，將然心裏一慌，被人家孫爺攔住了左手，順着胳膊底下一掌直奔胸前，還未肯用十成力，耳

輪中就聽彭的一聲 王蔭應聲而倒 茂昌連連抱拳 叫聲師兄 這是小弟一時失招 有傷哥哥的貴體 王蔭臉一紅 雙手按地站起身來 用手點指叫聲孫茂昌 今天我跟你當場比手 並非是我的武學不敵 是我一時心慌 故而落敗 別的話也用不着 王蔭倒好惹 我的師傅他老人家久居江南 壽州城東五十里小地名蘇橋 避塵軒隱着的一位成名老劍客 晚材呂留良 他老人家可不好惹 真要是他老人家來到你的孫家店 結果你的性命 易如反掌 王蔭說這幾句話不過是提提名姓 露露自己的老師 是位劍客 可以吓嚇吓孫爺 或者從此謙恭和藹恢復當年之好 說句不好聽的話 就是拿着師傅換個大帽子要壓孫爺一頭 又誰知孫爺聽着這個話 竟僵了火了 暗想你自己已輸招不知羞 反倒拿你老師是位劍客來吓嚇我 你的老師是劍客 難道說我的老師白太官 就不是劍客嗎 你不說這個話還好 衝你這句話鏢銀休想拿走 我倒要會會這個呂留良 想到這裏遂說道姓王的 你也不用着拿大帽子壓我 咱們本來是本鄉本土鄉里鄉親 從先又跟一個老師同堂練過武 既然有這麼個關係 你我比手輸贏本來就不算什麼 好在全都沒有多大名望 你把我贏了 我也丟不了多大人 你也不算露臉 反過來說我贏了你也不露臉 你輸了也不丟人 何必拿這個話欺我 提你師傅是呂留良 話既然說到這裏 我倒要開開眼 看看這個呂留良 也省得我到江南去拜訪 如果我見不着這個呂留良 這個鏢銀休想拿走 王蔭一聽 自己

知道把話說錯了，無論什麼事也不應當連累老師。再說他老人家，那是什麼身分，鏢銀留下給他老人家赴信，也未必肯來。自己心裡後悔的，了不得，怨可就怨店裡這些個夥計們。還有一個老客，他們不應當在旁邊看着，應當從中給排解排解，把話說解說解說，可也就算完了。沒想到他們這些個人，來了個看殯的不嫌殯大，彼此面面相覷，一語不發。王蔭也是僵到這裏，臉面上非常不好看。這才把脚一蹬，叫了一聲姓孫的，你就候着吧。我師傅來到這裏，你將鏢交出來。我老師不來這兩萬鏢銀，送給你吃點心了。把話說完，揚長就去了。王蔭這些個夥計，跟抱頭的趙大個子，以及老客等衆人，這才後悔，有心央求央求孫爺，把鏢銀放出來，明天進城。孫爺可就夠點頭了，真要是自己把鏢放走了，回頭人家王蔭來了，那算怎麼回事呢？可別看銀子是老客的，責任在人家青龍鏢局，萬般無奈，等候着吧。不表衆人在孫家店裏等候，單說王蔭由漳州一個人動身，够奔江南，並不回江西鏢局。先够奔杭州，行走中途，也沒有多少話。不過就是飢餐渴飲，曉行夜住。這一日來至在師傅的門前登台堦，家人看見，說少爺你老回來了。我聽說你老走了幾日，鏢銀很好。王蔭一擺手，沒有工夫說這些個閒話。遂問了問劍客爺在家裏沒有。家人說道：在後面上房。王蔭到後面叫了一聲師傅。呂爺一聽是王蔭，遂說道：進來。到了裏面，跪倒給老人家磕頭。雙手按着老人家的磕膝蓋就哭了。這是小子有能爲的地方。留良大先生看見他跪在地下，慟

哭不止 趕緊叫他起來 遂說道 蒙天下英雄抬愛 稱我爲劍客 你就是少劍客 一點英雄氣都沒有 這去虧是在屋中 真是在大堂廣衆之下 豈可叫人笑話 有什麼話說 王蔭也不敢隱瞞 就把自己怎麼押着鏢車 够奔漳州 到東關外 住在了孫家店 掌櫃的姓孫 名叫茂昌 是位武學家 坐定了閒談 可就論到了武術 因爲言語抵觸 我們兩個人擦拳過招 不承想人家武學高的多 兩個人比手 我竟當場敗北 呂爺開聽哈哈一笑 歸了包堆 你才練了幾年的工夫 我也沒誠心教你 輸就輸了 何必這樣悲慟 王蔭遂叫遣師傅 你老不知道 皆因我一時咀快 可就把你老提出來了 我說你別看你贏了我 我的師傅非來不成 那知他把鏢銀留下 我萬般無奈才回來 求老人家出頭解圍 呂爺聽到這裡未曾發言 長嘆了一口氣 自己叫着自已的名字 說留良啊留良 你發下誓願 不收弟子 無緣無故取了這麼個王蔭 歸了包堆 十成武學沒到半成 就跑到外面闖禍 到如今叫我出頭 你說我去好還是不去好 不去鏢當然不給了 去可是多一是不如少 事 老頭子思索了好半天 萬般無奈 這才叫遣王蔭 這也是我收徒弟落的 可稱得起閉門家中坐 禍從天上來 打點我的包袱 事不宜遲 就此動身 老頭子也不是專專爲的是到漳州會門孫茂昌 要真是那個樣兒 還稱得起什麼劍客 不過知道漳州城內隱着一位成名的劍客白太官 早就有意前去訪訪 總未得暇前往 今天趁着王蔭這段事 就算是一舉兩得 這才隨着

小子動身 在中途路上也沒有多少話 白天走的時候還少 夜間行走爲的是施展夜行術 還不能甚快了 恐怕把王蔭拉下 這一天來到了孫家店 夥計一看可了不得了 保鏢的王老師帶來一個老頭兒 精神百倍 趕緊到裡面跟掌櫃的報告 茂昌一聽沒敢露面 暗含着觀看 但見這個老頭好看 真要是穿上道服 不亞如世外神仙 不問可知當然是江南的呂留良了 王蔭帶着老頭子往裡走 大眾夥計以及老客 全都迎接出來 遂問道王老師 怎麼樣 劍客爺到了沒有 王蔭用手往後一指 衆位看我師傅到了 只要我老師來到凡事就全都好說了 說着話得意洋洋 夥計將他們師傅 讓到了裡面 打臉水沏茶 畧微定了定神 王蔭叫道夥計 你把你們掌櫃的請來 就提保鏢的王鏢師已竟將他的業師呂老劍客請到 請他有話面談 夥計答應一聲出去 工夫不大 茂昌到了 呂爺焉能像王蔭那樣粗野 揚眉吐氣 叫人看着不滿 真要是劍客爺那樣行爲 如何能够成名天下 看見茂昌來了 晚村大先生一看人家的五官像貌 忠厚和藹 決不是刻薄人 當然是王蔭仗恃着我 是他的師傅 跟人家說話之間 用言語相欺 招惱了人家 跟他口角兩句 居然他就把我遠從江南班了來 留良正在思索 就見人家孫茂昌 連連拱手 遂說道 你老就是晚村呂留良老劍客嗎 據我想呂老劍客 收徒弟務必洗淨了眼睛 再者說憑你這個身份 也不是短徒弟 摸摸頭就算一份兒 有一個算一個 你老在頭裏走 徒弟在後面跟着 狐假虎威

爲的是好看 我准知道你老不是那個人 可是身負絕藝 還能够不收徒弟嗎 怎奈憑你老這麼高的身分 輕易傳人在外面任意招搖 我以爲他到江南拜求你老人家 當然被申斥一頓 你老人家決不前來 又誰知你老真隨他到了 可見得你老人家 是有意縱徒行凶 既然到了當然要替你老的徒弟報仇 仍然是武學解決 當場動手孫茂昌不能含糊 請出來當場亮招 呂留良聽了聽孫茂昌所說的話 句句是情理 可見得是一派實言 可有一樣 未了這句說話的可不好 你既知道我是位劍客 請我出去亮招 準要是跟我走上你贏的了 我嗎 別說是你 就是傳你的那個主兒 他也未必能行 你把話說完了 應該聽我的下回分解 聽聽我怎樣申斥王蔭 必然叫你過去 鏢起走了 我還要跟你近乎近乎 因爲年歲不大 說話通情達理 也算是後起之秀 少年的英雄 末了這句說話的未免猖狂 莫若我管教管教他 頭一樣我看看他的武學怎麼樣 或是打他一掌踹他一脚 可以滅滅他的銳氣 能够叫他知道天下的武術 這個孩子將來還可成名 如果說任他這樣猖狂 傲氣日甚一日 將來又是王蔭第二 老頭子樂嘻嘻 叫道孫茂昌 你說的話全對 事却未免辦錯了 無論如何你不應留他的鏢 既然王蔭走了 你就應當叫夥計們將鏢起走 又不是往遠處去 不過就是一進城 你不應當叫他們耽擱這些日子 再說我來到這裏 你怎見得就是給徒弟報仇呢 可也許是給你前來陪情 也說不了一定 見着我就應當將從中的原因說明 聽聽

我說什麼 不應當叫我出來比武 可見得你還是藝高人胆大 驕性太甚 我可不知道你師傅是誰 我是替你老師管教管教你 說到這裏 來到院子正當中 站在那裏紋絲不動 孫茂昌聽罷一語未發 身形向前一竄 幌左手掌單風灌耳 够奔老頭子太陽穴打來 要說留良的功夫 跟茂昌比上 連兩手也過不了 一招就可以見輸贏 老人家不贏他 要看看他的武學 究竟是那一家 何人傳的 看見掌到 往旁邊一閃 用手一搭 茂昌往回撤手 滴溜溜一轉 這就是一個照面 呂大先生一看 孩子年歲不大 傳給他武學的這個主兒 可不算平常 來往過手也不過五六招 茂昌用了個生掌 身形往前一搶步 向下一坐 取龍蹲虎坐的姿勢 往前一伸右手 够奔呂大先生胸膛 老頭子用胳膊一沾 右手一撈下來 左手輕輕一托 孫爺整個的來了個翻筋斗 衆人觀看兩面相觀 孫爺站起身來 用手一指 王蔭姓王的好 你把你師傅班來 一掌將我打倒 你有師傅難道說我說沒有師傅嗎 你的老師是劍客 難道說我的老師就不是劍客嗎 你們候着吧 我把我白老師請了來 你們老二位當場比手 倒看看怎麼樣 呂大先生一聽 莫怪他這麼高呢 原來他是白太官的弟子 很好他把白太官請了來 也就省得我去拜訪了 遂一語不發 並不攔阻 孫爺氣狠狠的 由茂昌店出來進了城 來到老師門首 家人一看少爺這個樣兒 吓了一跳 皆因這些個年始終沒看見過孫爺這個樣子 趕緊問少爺有事嗎 茂昌答應說道 不錯有事 老人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跟我說 加爺開聽一笑道 白老劍客我說這個話你可別過意 要提茂昌王蔭這兩個徒弟 放在一處一比 身份上你老的徒弟比我的徒弟高的多 可不是說的是武術 這是說人的品格 你看茂昌够多麼穩重 但這次他曉得我來了 要跟我比手 人人都知道我是一位劍客 他居然要跟我比手 我可不是惱他 這個孩子將來不可限量 換一句話說 就是稍爲有點張狂 我打他一掌不過給他殺殺性 如果不打他這一掌 驕性日甚一日 眼空四海 將來要遇見高人 恐怕有意外的危險 有今日的落敗 叫他知道外面的武術厲害 頭一節可以埋頭用功 再者說遇事可以免去了傲性 太官白爺話裏帶出 打算請教請教呂爺的武術 素日慕呂老劍客的大名 一旦間相會機會豈錯過 晚村聽太官白爺當面要求 傲然一笑 叫聲白老劍客 要談到當場比武 咱們可比不得 頭一節我要輸給你 我怎麼回我的避雲軒 比如說你的功夫不如我 你久居漳州 難道還能遷移嗎 你我又全都是這個歲數 如果留良 我想到你的府上搔擾幾天 我將身上所會的能耐給你說說 你也得將你的功夫指教指教留良 口頭的盤 勝似過手 但不知老劍：能够容讓嗎 太官白爺聽着歡喜的了不得 說如此說來這是呂老劍客賞臉了 那我就歡喜的了不得 王蔭押着鏢進城 呂爺當面囑咐 鏢交完了回到青龍鏢局 把此事交代清楚 你不必住在鏢局回家等我 我在白老劍客府上盤桓幾天也回家 王蔭押着鏢走 不表青龍鏢局一切的事 單說太官白爺

歡歡喜喜伴着呂晚村，够奔自己的家中。呂爺住在他那裏有五七日，把自己身上一切武功對着老劍客白太官細說了一遍。白爺也把他自己的能耐說了說。二老人家就算是情投意合，談到各人的武術各自豎大指暗含讚嘆。又住了三五天，呂爺告辭，白爺親自相送，直送至東關外。呂爺順道回家，行走之間並不慌忙，沿途風景還要瞧瞧，曉行夜住非止一日。這一天來到自己的家中，看了看王蔭已然早回來了，錦兒兩個進了後廳房。呂大先生坐穩身形，用手一指叫道：王蔭你這個人太以不知自愛，你憑空來到了杭州，在聚仙堂與我相會，我看着你可憐在家中變產來訪我，故此才收錄在門下，教給你幾年的功夫，不過是叫你在江湖上謀一些衣食，你就應當把狂傲之性除去才算對。你在人家孫茂昌店裏，跟人家孫茂昌無理要求，打算報當年一脚之仇，人家孫茂昌在你的面前，謙恭和藹說了許多住氣話，就應跟他人兩下裏和好才是。你非一任己性非要比手不可，你們從前又是同堂學藝的師兄弟，又是鄉親，何必這樣趕盡殺絕，以至於跟人家比手。既被人家一掌打倒埃塵，就不應當把我請出，你看我這一去漳州，幸虧是遇見白太官通情達理，要不然我們兩個人必有一場兇鬥，活到這個歲數，竟鬧出這個事來，豈不可惜。王蔭聽到這裏，雙膝跪倒，口稱師傅事過了我也明白了，實在是弟子時愚頑，將事辦錯，看起來還是年輕沒有智識，嗣後我要改過前非。老劍：一聽遂說道：你這個話我倒愛聽，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只要能

夠改過還不失爲好人 如果驕性全除 將來准可以成名 呂爺說到這裏點了點頭 叫道王
蔭 你別看我沒跟太官白爺比手 據我心裏的考查 人家孫茂昌 決以不能算完 他必然
朝朝暮暮跟白太官在一處 深求高學 你們是頭次比手二次比手 將來必然有個三次比手
如果說你這個功夫 打這裏說不往下再練 將來必受其苦 就是平平常常的練還不成
因爲什麼呢 我的歲數到了 倘若我教你個半途而廢 還不如不教 人人都知道你是我的
徒弟 我要是沒把功夫教全 豈不可惜 王蔭一聽知道老師打算傳給目已絕藝 趕緊向上
磕頭碰地有聲 由打這一天起 王蔭也不出門了 老劍客早晚傳藝 教給他太極的真功
在先前王蔭跟老劍客練的不過就是各種武術的皮子 老頭子教給他練武術 對於各種姿勢
倒在末節 先教給他調氣 調氣之法 講究身形一站 兩手垂下 目往前看 先把內氣定
平 然後以口吸氣 身口如一 吞吐元元爲混元一力 老頭子教給他練武功 談到手術
不過有六個字當頭 黏貼綿隨纏柔 別的全都在後 頭一個就是柔字 要談到太極真功
以柔爲先 第二是黏 柔黏這兩個力量 沒在外面表現出來 普通的人可看不透 打算看
出這種力量來 非得是成了名的劍俠 比如說對於敵人動手 身無力內無氣 渾身皮肉其
軟如綿 普通人那裏曉得這才是太極真功 純熟之極 遇氣而動 又談到黏 黏比柔還難
只要你往前一遞手 他用手往上一搭 方在內發 你進他撤 你撤他進 你走他隨 黏

在了一處 不亞如繩索結定 在這個時間 猛鷄奪粟 這才發招進手 其勢如同迅雷不及掩耳 這幾句話說完了 不用說練功夫 王蔭聽了如夢方醒 老人家真叫他練的時候 一天就能夠練十日之功 要不然論到老師傳戳杆子教場子 教徒弟時淨練不行 這一招高那一招低 隨着更正 不然徒弟練的不對 師傅親自下場子示範 叫徒弟照他那個樣子練 連練帶講未免聽着絮煩 可是至理明言 當師傅練的 准保跟拳經上裏厘不差嗎 再說人的體質不同 一個師傅傳十個徒弟 練出這一蹩玩藝來 決不能夠一樣 到那個時候應當說誰對誰不對呢 功夫以精純為主 就是樣式稍有不合 只要發力出招 其力相順就算是對 所以教徒弟 三分練七分講 得告訴他刀是由打那裏來的 招從何處進的 那招那手的用意是什麼 完全說的明明白白 叫學的主見了然胸中 就是不給他擺招 他自己却有更正的地方 何況今天劍客爺 是以絕藝相傳 把武學的妙訣告訴王蔭 也搭着這個孩子有福有德 凡是文武以及各種技藝 打算學驚人本領 苦工夫當然得下 可也得有福有德 王蔭二次學藝 不分晝夜 只要是老劍客得暇就教 王蔭刻苦真練 所有竄高縱矮陸地飛騰軟硬的功夫 以及各種軍刃 全都練成 最得意的軍刃可就是當年達摩老祖過江遺留的兩件兵刃 一樣是九耳八環禪杖 一件可說是哨棒 少林真傳 三十六招分開一百單八關 這種軍刃其形似棍 長只有三尺六 按說重够八斤 最爲合手 渾鐵加鋼造打 外面

亮着一層烏金 漆黑的起着一層亮光 二次學藝 頭一次練藝十載 這一次晝夜不停 又練了三十年 前後共合跟老劍客練藝四十年 王蔭老了 說不說他已然六十多了 晚村劍客爺心中歡喜 用手一指 叫聲王蔭 我可沒想到 二次學藝你竟會練到這麼快 轉瞬就是三十年 老天垂佑 也是你的福氣所感 我會沒中途而逝 現在你已然前後四十寒暑 總算是練成了一身好功夫 有這一條哨棒 足可以縱橫天下 你也不用在家裏呆着了 到外面走走闖蕩闖蕩你自己名姓 有人問就提是我的徒弟 不怕幾百年之後 總算精神不死 有你一個也可以一代傳一代 作永久的紀念 我今天助你紋銀二十兩 帶在身邊 作爲路費 到外面漂落江湖 可不許你在外面任意胡行 如果有了意外的行動 被我知道 你可知道我的厲害 門戶森嚴 往好處去作 不但我心裡高興 門戶中那一位不誇讚你是條英雄 王蔭跪倒恭恭敬敬給老人家磕頭答謝恩師 帶好了路費 包好了哨棒 這才拜別老師動身 他這一出去遍遊江湖 并不想够奔漳州找孫茂昌三次比手 他想我老師跟我已然把話說明 二次栽培練藝四十年 叫我縱橫天下 我何不到南七北六十三省把有名望的武學家全都訪訪 真要是我的武學果然壓倒天下 當然是威名遠震 孫茂昌他聽見這個信 當然是甘心佩服 我何必又去得罪他呢 我只要是把天下英雄全都贏了 不但能够懾服孫茂昌 就連他的老師白太官 當然也知道外面有我這麼一個王蔭 只願他這一高興 接着

南七北六十三省 什麼戳杆子那叫教場子的 什麼是佔山的 他挨着班這麼一串
 論到武學果然是名不虛傳 手中一條哨棒打遍天下無敵 歸了包堆六七年的光景 他闖出
 一個外號來 叫玉杵敲殘深巷月 其實這七個字是一句古詩 爲什麼搬到這裏送給王蔭呢
 這就是因爲他手使哨棒的關係 比仿了鍾衣二杵 由漂落江湖以來 憑這一條哨棒 竟
 打出名譽來 可見得武學高強 有大名鼎鼎兩位出家的僧人 一名月空一名月靜 本來是
 隱居不出的高僧 聽見王蔭之名 一時不忿 跟王蔭比手 可巧二僧全都敗北 無顏居於
 人世 入山修道去了 故此大家以爲他這一條哨棒 真是天下無敵 竟打走雙月 正與那
 一句古詩相合 這才搬來送給他當作美稱 叫作玉杵敲殘深巷月王蔭 打這裡脫身分有了
 這一天信步閒遊 可就來到了山東泰安州 聽老師常談 離城四十五里 有個地名叫于
 家坡 裡面隱着五位英雄號稱五老 位位高強 大爺于亭于子玉人稱醉仙 二爺余讓鏡湖
 翁 三爺余鑲九夷翁 四爺叫俞鈞 俞何桃白雲翁 五爺叫于富于松林百福翁 人稱五老
 各有所長 壓倒了山東半壁天 王蔭想到這裏高興 打算拜訪五老 真要憑手中一條哨
 棒 壓倒了五老 可以成名天下 岱海同名 想到這裏自己這才够奔于家坡 到于家坡
 一看原來是一個大鎮店 方圓佔三十多里地 人家足有一千多戶差不多 還沒有多少沒
 錢的人 怎麼知道呢 看房子就看出來了 磚瓦房居多數 土房很少 由打這個上頭一看

准知道窮的主說很少了。王爺一路留神看着往裡走。街上買賣也非常興盛。可稱得是一座大鎮店。王爺先找了個飯舖。要了壺酒喝完了。又要飯菜吃飽了。這才跟飯館的夥計打聽。說我問個人你可知道嗎。夥計樂嘻嘻的說道。有名無名無名的不曉。但不知你老打聽的是誰。王爺這才說道。我打聽的人總算是大大有名。不用說在咱們山東。就是南七北六不曉得的主兒少。哥兒五哥同音不同姓。號稱五老。久住這個子家坡。但不知他們在那一個門口裡住。夥計聞聽說道。你老要問別人我可不知道。要說這五老。我可曉得。你老由打我們這裡出去往東走。路北有個實胡同。裡面是對着面的東西兩座大門。那全都是子宅。王爺打聽明白了。要直接去拜訪。又恐怕人家不見。暗想不如設法把他們招出來倒省事。想到這裡。來到路北的胡同口。看了看這個地方。非常寬綽。這才就地畫了一個大圈。包袱打開。取出自己得意的軍刃一條哨棒。站在當中自言自語的說道。在下這一次來到貴寶地。本奉爲訪幾位朋友。可巧人家都沒在家。也不知多會回來。我有心就此回去。千里遙遠來一躓。實在不容易。有心等候無奈盤川短少。我身上也沒有別的能爲。不過就是精於武學。談到長拳短打。各種軍刃。得說是樣樣精通。現在別的軍刃我可沒有。只有隨身帶的哨棒一條。我打算把功夫藏在地下。換幾個錢。作爲等候朋友的川資。真要是走到別的地方。我可不這麼辦。皆因我知道貴寶地。差不多全都好武。我把功夫拿出來練。諸

位一定識貨 他這裏說着話 這個地方 本來是個通衢大道 來往行人是多的 走到這裏 差不多全都要站住看看 大家見是個賣藝的 年歲雖然不小 倒是精神百倍 又一想他說的 這個話未免太狂了 走到別處還不練 到我們這裏才練 因為我們這個地方好武 可以認得 猛一聽就彷彿是拍愛我們這個地方 細想起來分明是罵街 既然知道我們這裏好武 你就應該找有名有姓的 求求幫或者請出兩位來幫幫場子 可惜這個歲數連話都不會說 倒看看他究竟有什麼能為 這是看熱鬧的一番心思 暫且不表 再說王蔭交派了幾句話之後 先練了一躍拳 這個時候已然就圍了裡三層外三層 看的人可就多了 怎奈王蔭練完了沒有一個給錢的 自己也沒多說話 還以為看的人們嫌練的玩藝太少 故此不樂意給錢 遂又接着練了一齣 真正是快如風站如釘 剛柔相濟 實在是好功夫 就是有一樣兒 練完了還是沒有給錢的 本來看熱鬧的衆人 全都是本鄉本土的人 彼此全都認識 每逢練完了一齣 大家必然看着有頭有臉的人全都怎麼樣 如果說有名望的人說一聲好 把錢往場子裏一扔 大家必然要趁着勁兒一捧場 惟獨今天王蔭賣藝 凡是本鎮上有點名望的人 一個給錢的都沒有 其餘普通的人 自量身分誰也不肯給這 個頭把錢 這樣一來彼此全都面面相覷 你看我我看你 就是沒有給錢的 王蔭這個氣可就大了 可是也不能跟人家發作 於是說道 這不是我練了兩齣拳脚了嗎 好不敢說 大

概也沒有什麼壞處。我再接着練蹀哨棒。如果有別的軍刃，類乎刀槍劍戟，那一樣我也能。够練個十露八露。此時只有隨身的一條哨棒，我只可就練一露少林真傳的哨棒了。話可是這麼說。行家看門道，外行看熱鬧。如果內行家見我練的多少有點兒功夫，我可要當面要。求。無論多少，你給我捧捧場。別的話我也不說。說練就練。說到這裏，伸手拾起了哨棒，走。行門邁過步，招數施展開了。真正是風吹不透，雨打不漏。功夫實是第一。工夫不大，這哨棒練完了。不但說沒有給錢的，連一個叫好的都沒有。王蔭心說這個地方的人，原來都是白看玩藝不拿錢的主兒。你們要是看着不懂，或者不願意看的話也可以走開。我沒拉着你們。何必人山人海的全都在這裏圍着呢。就是你們不懂得也得說願意看了。爲什麼人家練完了一個給錢的都沒有呢。想到這裏，這才把軍刃往地下一扔，向着衆人說道：我看衆位這個意思，懂不懂我的功夫。那我可不知道。反正是愛看。可巧今天大家都沒帶着錢。我要是緊着一擠，那就算我不對了。咱們這麼辦吧。三天兩天我也走不了。咱們明天再見。說到這裏，自己收拾包袱軍刃，看熱鬧的人也全都走了。王蔭一想這個地方真正是特別。真就會連一個給錢的都沒有。到明天再看。如果非要只看熱鬧不拿錢，我要用言語挖苦挖苦他們。自己一面想着，就在本街上找了一家店房住下。吃喝睡覺不必細表。到了第二天早晨起來，吃過了早飯，仍然到這個胡同口上來賣藝。你說也怪，還是那麼些個人看。

照樣沒有人給錢。王蔭猛然間一想，莫非從中有山東五老，也未可知。皆因我到了這個地方賣藝，未曾知會他們，故此囑咐看熱鬧的人不准給錢。當然是拿我當了普通賣藝的了。真要是那樣，我這個法子還是用對了。我何不用言語相激，從中沒有五老還則罷了，如果他們弟兄，我必須要用言語把他激出來，想能這才說道。我連着練了兩天功夫，並沒有一個捧場的。這我倒不惱，皆因沒有人能夠認得我的功夫。再說我在這裏賣藝也不為的是賺錢，實在為看這地方有出名露臉的英雄沒有。據我看當然連一位也沒有。不信我就站在這裏叫叫，大叫三聲看看有人敢答言沒有。說到這裡果然將聲音提高喊道：東西沒北四面看熱鬧的，那一位敢前來踢我的場子。這樣一連說了三遍，果然一個答言的也沒有。王蔭哈哈一陣大笑，說果然我的眼力不差。由今天說我連叫三天，真要沒人答言，我也就不來了。說罷收拾軍刃回店，簡斷捷說。第二天又來了。王蔭看了看，四週圍的人雖然不算甚多，可也就不少了。他站在當中並不練藝，向着眾人說道：我昨天所說的話，也不是無故而發。我到這裏來，所訪的可就是于家坡山東五老。不料竟是有名無實，冒充英雄假裝好漢。跟平常人能夠誇耀自己的能為，遇到了我連出頭都不敢，將然說到這裏，就聽北面有人說道：借光衆位借光衆位，隨着就見人往兩旁邊一閃，由胡同之中一共走出來位老頭，個個都是精神百倍。這三位老頭子一出來，就見看熱鬧的衆人互相耳語。王蔭

一看准知道來的這三位絕非平常之輩。他還是真猜對了。那正是山東五老之中的弟兄三人。頭前走的就是二爺余讓、三爺余讓、後面跟隨的正是五爺于富。那位說這哥兒三個，是找王蔭來的嗎？還是一點兒也不錯。由王蔭頭一天到這裡來賣藝，裡面早就得着信了。任憑他那樣猖狂，爲什麼不管理他呢？就皆因大爺于亭帶着女兒够奔南方去了。又偏赶上四爺有事，只有這哥兒三個在家裡了着這段事，皆因四爺俞鈞，他有一個下棋的棋友，是一位出家的和尚，法號名叫明性，住持鎮東三里老爺廟。廟裏香火興盛，廟產極多，有十幾個徒弟。左近有了佛事，差不多全都是他們這裏去的。老和尚無事在廟中只是跟人下棋。可巧跟俞鈞是個平份的對手棋，所以俞爺得暇就到老爺廟找明性和尚下棋。這一天俞爺吃完了早飯，又找和尚來下棋，可了不的了。廟裡的衆徒弟，全都東奔西走，四爺一怔，趕緊到裏面觀看，就見院子正當中站着一位高大的僧人，生得面貌凶惡無比，站在那裏耀武揚威。見着和尚就打。俞四爺既然遇上了不能不管。當時叫這個和尚住手。此時明性和尚一聽俞四爺到了，也由打裏面走出來。渾身泥土狼狽不堪。四爺問當家的這是怎麼樣了。老和尚渾身發抖，體似篩糠，顛顛巍巍的說道：俞四爺來了很好。我這裡正要設法前去相請呢。你老看見了沒有？這個和尚他自己說他法名叫作慈怒。由打昨天晚晌來的。他說我不算是真正出家的僧人，叫我出去把老爺廟讓給他。按僧道門中

住持廟宇 本來有這個規矩 誰的道法深遠 就得讓誰 他既然說出這個話來 當然我就得跟他盤道了 先談的可就是一千二百條僧戒律 後來說到明心見性 知因證果 不但他的道法不如我 並且我們兩個人是盤膝打坐盤的道 可見得他的禪功 更是沒有 請想他叫我出去，就能善罷甘休了嗎 雖然這樣我也不能拒之於千里之外 我可就跟他說了 你要打算住在這裏 未嘗不可 廟本十方地養十方 你要肯其給我幫忙 咱們住持此廟 未嘗不可 焉想到他非叫我出去不可 我跟他說這個廟也不是我自己的 于家坡多少家施主 咱把他們全都請來 施主們叫我走我就走 叫你走你就走 那我才能够甘心願意 不然的話除非你的道法比我高 我自己就走了 只憑你這麼一說那可辦不到 他把眼一瞪 說你帶着你的徒弟赶快走 我不懂的任何道法 如果你們再要遲延不走 我是拳打脚踢將你們打出了廟外 我一聽光天化日這可真是了不得 我就叫我的徒弟赶紧去到鎮上請廟裡的施主 這句話沒說完 他過來給了我一個咀吧 跟着一脚踢了我一個肋斗 接二連三踢的我在地上翻滾 這時候外面的徒弟 全都得着信 我是真急了 叫衆徒弟們打 那怕把他打死 有老僧一命抵償 量也無妨 又誰知十幾個徒弟上前一圍 被他拳打脚踢 全都打了個東倒西歪 四散奔走 就在這幾個工夫 你老就到了 俞四爺一聽這真是豈有此理 遂向那僧人說 你這個和尚也太已不講道理了 以道盤倒了方能算是

能爲 打倒了那行的了嗎 慈恕聞聽賊眼圓翻 說你說行不了應當怎麼辦 你又不是出家人 何必多管這個閒事呢 就打着說你是這廟裡的施主 捨給他也是和尚捨給我也是和尚 難道說你還分的出來遠近厚薄嗎 我們出家人跟出家人誰有能耐 誰把誰打跑了 雖然爲住持這廟宇 這裏頭可還有別的事呢 只要我們出家人不盜賣廟產 就用不着你們施主前來干涉 實話告訴你說吧 今天我拚出這條性命 非要表明性趕走不可 四爺聽能不由得有氣 他所說之話半點兒不近乎情理 末了還說從中還有別的事 難道說是有前仇不成 皆因自己的身份到了 說話作事不能過於莽撞 只得問慈恕道 你說不但要住持這座廟裏頭還有別的事 究竟還有什麼事可以跟我說明 只要說的有情有理 我必然有個辦法 倘若無理攪鬧 打我這裏說就不成 慈恕一聽聲色俱厲的說道 你又不是當地縣官 又不是地面官人 爲什麼跟你說呢 打你這裏說不行 我就不信怎麼個不行法 四爺一聽這個和尚可真算是橫 自己把火往下壓了一壓 遂說道 和尚你們真要是以道法相盤 那我可真是管不着 像你這樣以武力欺人 你打聽打聽于家坡上 別說是無能之輩 說是成了名的英雄 他也不敢前來橫行霸道 你說我管不着我就要管 慈恕聞聽哈哈大笑道 你要管我倒不要緊 這二位他們不答應 說着話把兩個拳頭一攢 兪四爺反倒好笑起來 心說罷了 在山東五老之中 論到了武學 俺兪鈞就算是首屈一指 再說才能談到大爺于亭

那裏不過他是哥哥，我不能出他的頭地。凡事全都讓大爺在頭裏，可是稍有些武術知識的主兒，也沒有不知道的。住居山東這些個年，沒有一個人敢在我的面前亮份兒。今天這個和尚居然要以武力相欺，按說我可不該答理他，皆因他是無知之輩，怎奈頭一樣兒關係人家老爺廟的衆僧人被打，我既然是施主，就應當出頭，再說真要我不答理他，他還不定到外面說什麼。這樣說我還真得教訓教訓他，也省得他這樣的傲無知。想到這裏遂道：「和尚你要在我的面前發威，你可真算是有眼的瞎子，還別說是你，比你再高出一頭，乍出兩膀的主兒他也辦不到。」慈恕一聽，吼叫了一聲，說：「你這人真正太不知趣，莫若我先把你打倒，有什麼話回頭再說。」說到這裏身形往前一撲，雙拳够奔俞爺胸前打來。四爺身形向旁邊一閃，用左胳膊一壓他的雙手，和尚還是真快，雙手跟着往回一撤，矮身旋轉够奔四爺雙腿便撈。四爺一看暗道：「有的，看他這個樣兒，還是真有兩下子。」趕緊身形向上一縱，躲過了。他的雙手，四爺用了個擊石頓鎖的招數，雙掌合到一處，熙定和尚頂樑碰來，和尚一看趕緊轉身躲閃。俞四爺鷄登步抬起來，一脚正踹到和尚的胸前，和尚嘸咚一聲栽倒在地，依着明性叫徒弟們按住，將他細綁起來。然後送到地面官按律治罪。四爺擺手說不必，這個工夫慈恕僧已然雙手按地，慢慢的站起來，雙手捂住心口，直不起腰來。眼看着俞四爺說道：「好，你把我打了這就好辦了。」我問問你姓什麼，叫什麼吧。」四爺聞聽一笑道：「我告訴你，俗

稱有個山東五老 我排行在四姓命名鈞字伯桃 外號白雲翁的便是 慈恕答應一聲好 你要有胆子你可別走 不出三天我必然前來找你 四爺哈哈大笑叫道慈恕 慢說是三天 就是三年我都等你 慈恕僧人一語不發 走出了老爺廟 明性一看這般光景 趕緊說道 四爺他這一去 必然要搬請名人 前來相拚 豈不惹出一場凶狠的戰禍 四爺擺手說道不要緊 有天大的事 有我一人丁着呢 這幾天我也別走 省得他二次來到 你們廟裡遭殃 只是你打發個人到我的家中 給二爺三爺五爺送一個信 好叫他們放心 明性老當家的一聽連連點頭 趕緊打發聰明徒弟 到宅中送信 這老哥兒三個一聽就是一怔 依着二爺馬上就到老爺廟去 幫助四弟等候 五爺說道那倒不必 又向送信的僧人道 如果被打的人邀了人到廟裏報仇 趕緊給我們來信 好在道路又不遠 什麼事也悞不了 送信的僧人連答應 回去跟當家的說明 老和尚這才放心 這時王蔭前來賣藝 正是慈恕走的第二天 當時有人前來報告 就說有個賣藝的說話怎麼強橫 老哥兒幾個就因為了着老爺廟這段事 可就沒答理他 又誰知第二天王蔭又到了 銳的話比頭一天還難聽 口口聲聲叫人前去踢他的場子 可見這個賣藝的決不是無緣無故的來的了 老哥兒幾個一計議 說這賣藝的也許跟那個和尚有關係 要不然他怎麼那麼巧呢 和尚頭天走的 這個賣藝的第二天來的 並且話說出來 非常狂傲 可見是有意來的 他不是說了嗎 明天還來 這麼辦等他

來的時候 咱們哥兒三個出去看看去 常言說的好 耳聽爲虛眼見是實 他是爲什麼來的
 咱們弟兄一看便知 老三位計議停妥 到了第三天家人進來回報 賣藝的又來了 仍然
 堵住咱們胡同口 老哥兒三個每人腰裏圍好了一條鞭 這才由家中出來 凡事全都湊巧
 這哥兒三個將然來到切近 正赶上王蔭訴說三東五老 不過就是有名無實 這幾句話被三
 位老人家聽了個滿耳朵 彼此點頭會意 心說是找咱們哥兒幾個來的 真要是不答理他
 豈不叫人小看咱們弟兄 還是三位老人家心裏的話 一面想着往前緊走 連連說道借光借
 光 大家看熱鬧的衆人 全都暗含着說道 來啦來啦 那不是二爺三爺五爺嗎 王蔭一看
 衆人這個情形 就知道這三個老頭子決不是平常之人 正然觀看之際 二爺余讓那本是個
 急脾氣 豈能容的了這個 大步來到場子當中 用手點指道 嘿 賣藝的你姓字名誰 那
 裏的人氏 因何來在此地 要你細細說明 如果說不出情理來 你收拾收拾快給我走開
 王蔭一聽傲然冷笑道 告訴你我姓王名蔭 外號人往玉杵敲殘深巷月 二爺一聽不錯 耳
 朵裡頭有這麼一個人 雖然在江湖上日子不多 還是到處皆聞 王蔭又接着說道 我是好
 學好練 以武會友 跟人打聽這個地方有幾位出了名的英雄 所以我才前來賣藝 不承想
 連一個認得武學的主兒都沒有 二爺本來是暴性 不等把話說完 叫道王蔭 量你可有多
 大能爲 竟敢這樣猖狂 你說沒有人敢踢你的場子 我就敢踢 王蔭一聽遂說道 好 既

然如此你姓字名誰 說出來咱們就當場較量 二爺報通了名姓 王蔭一聽果然五老到了 暗想我這一齣總算是沒白來 這才並不客氣的說道 實話跟你說吧 我來訪的就是你們弟兄 說着架式站好說請吧 二爺本來就是一肚子火兒 趕步向前舉手便打 王蔭憑自己的太極功夫 接架相還 二爺的功夫 雖不能說是甚不好 不過就是性子太緊 他跟王蔭動手恨不能一掌將人家打倒埃塵 將兩數加緊 如同驟雨狂風 怎奈王蔭是太極的功夫 呂老劍客親傳 其力剛在柔中 專門講究化力 別看二爺力量用的大 人家並不費吹灰之力 把他人家的招數全都給化了 動手不過就是二十來個照面 王蔭將招數走開 把老頭子圍在了當中 在旁邊三爺一看可了不的了 二爺不是人家的敵手 工夫再一延長非要落敗不可 這才趕緊把袖面稍微往起一縮 一個箭步來到了當場 叫道二哥我看這個王蔭的功夫很好 你老已然看見了我再看看 二爺也知道自已不是人家的敵手 趕緊往旁邊一縱 王蔭抬頭看了看三爺 這才說道 你是何人難道說也是山東五老不成 三爺報通了名姓 也沒有別的話可說 只是插拳過招 兩個人打在一處 三爺跟二爺一此 可就差多了 那個招數出來 非常穩重 可就是有一樣 打算贏人家王蔭可不成 二十多照面 往外一開 仍然是佔落下風 不過要說輸一時半時可是輸不了 五爺一看可了不的了 這個王蔭人家是果然有真正的功夫 二哥過去我以爲是他老人家的性急招緊 故此佔落下風 又誰

知三哥也是不成。我們弟兄可不敢說是甚高。要是平平常常的武術家，不用說跟三爺走到一處，就是二爺他也贏不了。你說這個王蔭，他可是什麼人的徒弟呢？怎麼會這樣高？要說我的能為據大哥四哥說，比二哥三哥全都高點兒。依我自己看也高不了那裏去。四個哥哥裡頭講究能為高，還得說是四哥。倘若我過去贏不了，那可就得四哥了。他老人家現在老爺廟等候慈恕僧人，一時之間如何能夠來的到。莫若備而不用，別到臨時用而不備，何不打發家人前去，到老爺廟赴信，請他老人家趕緊回家，把王蔭這段事說明，他老人家決以不能不來，自己一想這個辦法很對，這才暗含奪把這個話告訴家人叫他快去，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雍正劍俠圖第二十五集終

